

波

波

- 一 金剛坡下
- 二 小麻猫
- 三 雨
- 四 波
- 五 十月十七日
- 六 飛雪岩
- 七 小皮篋
- 八 月光下
- 九 丁東葦
- 十 芍藥
- 十一 銀樹

十二

蚯蚓

十三

影子

十四

下鄉去

金剛坡下

——是誰寫出了這幕悲劇的呢？

史太太在她的心裏這樣想着。她抱着個半歲光景的嬰兒，立在一條臨着公路的院子的門口。

下了整天的微雨綿綿地還沒有止息，徐徐垂下的夜幕看看便要把那金剛坡上的一座碉堡籠罩了。

一位流亡的年青婦人，一手拖着幾歲歲的幼兒，一手挾着小小的包裹，在公路上冒着雨，以急驟的步武，向金剛坡走去。

一位拉着一種小製糖羊所製成的羊奶，向金剛坡走去。……思念羊兒的哀切的母羊的叫聲，思念母親的哀切的羊兒的叫聲，離割雞捨地，隔着牆，在互相呼應。……史太太禁不住流下眼淚來了，她低下頭去，吻着她自己的嬰兒，就以那樣的姿勢，對夜燒香滅了去。

這年青，沒有什麼經驗的史太太，約莫在一個月以前，又疑自己是已經有孕了。她的先生在城裏某一處機關當小職員，當然沒有多的錢來幫她買奶粉——那已經賣到五十元一磅的克林奶粉。她們便想到買山羊來餵，由羊奶和人奶相近，這樣也就省得屢奶媽的麻煩。

「好容易託人買到了一匹白山羊來，是純黑的，帶着一匹小羊羔，也是純黑的。買的只是母羊，羊羔才生下地來十天光景，吸滿了五十天，斷了奶，羊主才據說是附近的一位聯保主任——便要來把它牽回去。」

羊子買來沒幾天，史太太根據她後來的生理現象證明了是她自己的多疑鬧了一場喜劇，已經沒有再養的必要了。但她却是喜歡她們，尤其是那羊羔。

她所賃居的本是一座農家院子的一部分，山羊母子就被養在那朝門裏。餵養，全是她自己經手。

要是遇着晴天，她一早起來便要把它們牽到田地去放，讓她們去吃些青草和田裏的穀稈上所迸出的三寸來長的殘稻。等待天色晚了，又去把她們牽回來。

那山羊母子間的慈愛，就這樣，每天都要為她畫出好幾幅動人的圖畫。譬如當母羊拴在田裏的時候，羊羔一跑遠了，母親便要懇嚮地呼喚，角還未出頭的羊兒，就像一條小黑狗，但嫌腳太高了一點，便四脚四爪一齊舉起來跳跑到母親跟前。

跑得來真快，而且有些不安，令人替她擔心着有打倒栽葱或橫懸下去的危險。

這些，對於鄉居而感寂寞的史太太，除她自己的可愛的寶寶之外，是最廉價而又很高貴的安慰。

三

是大前天晚上的事了。

房主人的一位老婆婆從外面引了兩位難民母子回來。

——史太太，妳是做好事的人，妳把妳留在妳這裏待少爺吧，怪可憐的。

母親的一位只有二十七八光景，瓜子形的臉異常蒼白，身材很瘦削而小巧，假使裝束整飭得一些，很容易被人看為智識階級的女性。繫束的一件黑色的單衫，分明敵不着下雨天的十月的寒冷。

兒子的一位據說已經四歲了，却是臃腫得難以形容，穿着一件骯髒的大人的灰

布棉單衣，太長的兩袖和腰身是縮短了一些的，但依然快要拖着地。臉色黃腫，打着一雙赤足。

——我是在橋頭看見她，老婆婆繼續着說：她的娃娃在那兒哭啦。她說要上城鄉去，從城裏搭了到金剛坡的卡車來，車子在金剛坡便把她們放下來了。又沒有錢，成都怎樣去得了呢？

史太太的富於同情的心，立刻又被打動了。她詳細地問起了郭難民母子的身世。

——我是瀘州的人，母親的說；丈夫姓李，娘家姓趙，三年前丈夫被抽壯丁，出了川去打日本鬼子。在沓兒莊打仗的時候，還有信寄回來，說是日本鬼子該遭天殺，殺人放火，奸淫擄掠，無惡不作；又說仗火打得很緊，如果他是戰死了，要自己不要嫁，把兒子撫養成成人，替他報仇。但自從沓兒莊以後，便再沒有得到他的消息了，也不知道是死，是活。

用着強抑的聲音，沒奈何揚揚口氣繼續着說，但她並沒有什麼特別悲哀的表
情，就好像是在訴別人的故事那樣。

——我們在瀘州開了一家香烟店，也還有些錢，在親戚人家裏，生活是過得
去的，但不幸就在去年九月，瀘州遭了日本鬼子的轟炸，店舖炸毀了，親戚人家都
炸死了，因此上落得人財兩空。

——我們帶着兒子到重慶來，想找些職業，四個月前靠着一位葛頭的介紹，把
兒子寄放在歡樂山前保育院，自己呢在江北的紗廠裏做女工，寄放兒子的時候，拿
了一隻金戒指去抵押，每月還送十元的保育費……

——是你親自送去的嗎？史太太插問着。

——不，一切都是經過薦頭老板。

——那你是受了騙啦，保育院那裏什麼抵押和保育費！

——是呀，聽說那夫人的保育院租屋，是不要錢的。幾前天才從江北回到城

裏，找那磨頭老板，本打算到歌樂山去看看兒子，但沒想出兒子就坐在磨頭老板的門口，苦睡不成個人樣，見兒子先跳起來喊我，我才把他認出。

——誰你真是受下騙了沒良心的人！老婆婆很抱不平地插說。

——我那磨頭老板，他告訴說我兒子在歌樂山打擺子，人家不收，送了回來。戒指呢？連修錢都不夠說！我傷得很傷心，工廠也不再去了，帶着兒子到成都去，找表舅住。

史太太聽了這番話，決心把母子兩人都留下了，但媽心裏是這樣打算：兒子還是送到重慶去保身去，只把女人留著作伴，但也須寫信去告訴我的先生，徵求同意。

史太太到房裏拿了一個長方形的洋鐵匣來，又從裏面取了十來粒白色蠶記的李寧丸；她交給那離民女子說：今晚就把兩粒給你孩子吃，明天起一天吃三次，每次吃兩粒，孩子的病準定會好。

女人接春藥，但並沒有表示怎樣的感謝，反說婆婆高興得就和自己受了恩惠的一樣，合着筆，大聲說着：

——阿彌陀佛，史太太，你是救苦救難的觀世音！

四

難民母子相安無事地在史太太家裏住了兩天兩夜，但就在這第三天的傍晚，城裏有便人下鄉，把史先生的信順便帶回來了。

那是答覆史太太的信，說他贊成把李趙氏留下，並說明天他要回家，路過歌樂山時，要到保育院去把交涉辦好，下次進城，便好把她的孩子順便帶去。

史太太得到魏丈夫這樣親切的回信是很高興的，兩天來她怕她丈夫反對，難以成爲事實的念頭，到這時候才放了心，敢於向李趙氏說出了。

——李嫂，她把她叫進了住房對她說：先生有信來，他歡迎你留在我們家裏

啦。他明天要回來，要到歌樂山去辦交涉，好讓進城的時候，親自把妳的孩子帶進保育院去。

——什麼？我的兒子又要送到歌樂山去嗎？出乎意外地那李趙氏顯出了異常驚慌的顏色。兩隻眼睛發着異樣的光。

——是呢，皇太太和婉媳開導着說：我們供養不起妳們兩母子呢，歌樂山離這兒很近，你可以常常去看妳的孩子。

——不，歌樂山是不去的。她堅決地說。

——妳大前天晚上不是說過 蔣夫人的保育院很好嗎？

——是的，蔣夫人的保育院很好，歌樂山是不去的。

——怎麼呢，歌樂山的保育院就是蔣夫人的保育院呀。

——不，我不能再受騙 我和我的兒子一道死都可以，不能再到歌樂山！

李趙氏說得聲色俱厲地把皇太太駭得不敢向的她的眼睛正視了。

——你們這些人都是騙子，都是騙子，我不能夠再上當，我要走。我立刻就走。

自言自語地說着衝了出去，準備走的步驟。

停了一會，史太太抱着嬰孩，趕出房來時，看見她一手已經挾着了鴉羽來時帶着的一個小小的包裹，匆匆向轉門走去把她在和山芋一道作玩的幼兒抓着：

——走，我們走！

——你到那裏去呢？史太太趕上前去問：你何必這樣着急呢？

——我要到碼頭口，那裏有我一位乾姐姐。就像丟出來的一樣，毫無滋潤地回

答着。

——你何必這樣急呢？天黑了，又在下雨，要去明天也可以的啦。

——不，我不能等到明天！

說着便走，但就在這時候，從門外闖進了一位氣勢汹汹的中年農婦。

——還我的羊子來！……你們都是騙子！……我是一個錢花花也沒有看見過。
錢？錢是有本事的人得了，我已經一個月沒有睡到安穩覺。……小羊兒你總得是還我的。……

未滿二十的苗壯的農婦，像高射砲一樣，說着一些氣頭話；接着便伸出兩手去把那正在吃着奶的黑羊羔抱着。回頭就走。

下了幾天的雨綿綿地還沒有止息，徐徐垂下的夜幕看看便要將金剛坡上的一座
碉堡罩着了。

等到史太太趕出朝門外來，向金剛坡的那一面望去的時候；

那位年青的流亡婦人，拖着她的兒子，正急驟地在公路上走着。

那位抱着黑色羔羊的倔強的農婦，也正急驟地在公路上走着。

思念母親的哀切的羊兒的叫聲，思念羊兒的母親的叫聲，難割難捨地，隔着牆，在互相呼應。

史太太禁不着流下眼淚來了：她低下頭吻着她抱着的嬰兒，心裏儘是這樣想：

——這幕悲劇是誰個寫出的呢？

三十年七月二日夜

小麻貓

一

我素來是極大喜歡貓的。

原因固是無窮的時候，有一天清早醒來，一伸腿便抓着枕邊的一小堆貓糞。貓糞的那種怪酸味，已經是難聞的；讓我的手抓着了，更使得我惡心。但我現在，在生涯已經走過了半途的目前，卻發生了一個心理的轉變。

二

重慶這座山城老鼠多而且大，有的朋友說：其大如象。

去年暑間，我們住在金剛坡下面的時候，便買了一隻小麻貓。

露到頭了，我們把它帶進了城來。

小麻貓雖然稚小，卻很嬌健。

夜間闖在房裏，因為進出無路，它竟跳到窗櫺上去；穿破紙窗出入。破了又爛，爛了又破，不知道費了多少事。但因它極乾淨，捉鼠的本領也不弱。人反而牽就了它，在一個高格上特別不糊紙，替它放下布簾。然而小麻貓卻不喜從布簾出入，總愛被紙。

在城裏相處了一個月，周圍的鼠類已被肅清，而小麻貓突然不見了。

大家都覺得可惜，我也微微有些惜意。因為這貓究竟沒有恨老鼠厲害。

三

小麻貓失掉，隔不一星期光景，老鼠又猖獗了起來。只得又在城裏花了十五塊

錢買了一隻白花貓。

這隻貓子頗臃腫，背是弓的。說是兔十倒像些，卻又非常的靈滯。

這白花貓倒有一種特長，便是喜歡吃饅頭，因此我們呼之爲「北京人」。

「北京人」對於老鼠取的是互不侵犯主義。我甚至有點替它擔心，怕的是老鼠有一天要不客氣起來，竟會侵犯到它的身上去的。

四

就在我開始替「北京人」担心的時候，大約也就是小麻貓失掉後已經有一個月的光景，一天清早我下床後，小麻貓突然在我腳下纏綿起來了。

「啊，小麻貓回來了！它不知道是什麼時候回來了。」

家裏人很高興，小麻貓也很高興，它差不多對於每一個人都要去纏綿一下，對於以前它睡過的地方也去纏綿一下。

它是瘦了，頸上和背上都拴出了一條細痕，左側腹的毛燒黃了一大片。

使小麻貓聽了這樣委曲的一定是隣近的人家，捏了一月，以爲可以解放了，但它一被解放，卻又跑回了老家。

五

小麻貓雖然瘦了，威風卻還在。它一回到老家來依然覺得自己是主人，把「北京人」看成入侵者。

「北京人」起初還不敢對敵愾，但沒幾秒鐘就敗北了，反而怕起它來。

相處日久之後，小麻貓和「北京人」也和睦了，簡直就給兄弟一樣——我說它們是兄弟，因爲兩隻都是雄貓。

它們應玩的時候，真是天真，相抱，相咬，相追逐，真比一對小人兒還要靈活。就這樣使那滯滯的「北京人」也活躍起來了，漸漸地失掉了它的兔形，即恢復了貓的原狀。

跳窗的習慣，小麻貓依然是保存着的。經它這一領導，「北京人」也要跟着學，都先試練了多少次，也失敗了多少次，不久公然也跳成功了。

三間居室的紙窗，被這兩位選手跳躑跳出，跳得大框小洞；冬風也和它們比賽，實在有些連接不暇。

人是更會讓步的，索性在各間居室的門脚下剜了一個方洞，以便子貓們進出。這事情我起初不高興，因為既不雅觀，又未免依然替冷風開了路，不過我的抗議是在洞已剜成之後，自然是枉然的。

六

小麻貓回來之後，又相處了有一個月的光景，然而又失掉了。牠的奇怪，這一次大家似乎沒有前一次那樣地覺得可惜。

天狗導回舊宅的回來是一種意外的收穫，就與野鴉自然了呢。

更好在「北京人」已被訓練成爲了真正的貓，而不再愛護母了。

老鼠已經不再跋扈，這更被誇了人們對於小麻貓的惡感。

小麻貓大概已被人帶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了吧，它是怎麼也不會回來的了。

——人們也偶爾淡淡地這樣追憶，或談說着。

六

——

這可真是出人意外，小麻貓的再度失去已經六七十天了，山城一遇着晴天便已感
覺着炎暑的五月，而它突然又回來了。

這、這次轉回來是在晚上，因爲相離得太久，對人已略略有點胆怯。

但人們歡喜過盛，特別的愛撫它。我呢？我專把對十年來對貓厭惡的心理，完

全克服了。

我感覺着，我深切的感覺着：我接觸着了自然底最善的一面。

我實在是受了感動。

回來時我們正在吃晚飯，我拈了一些肉皮來喂它，這假充魚肚的肉皮，小麻貓也很歡喜吃。我把它的背脊撫摩了好些次。

我卻發現了它的兩隻前腿的膝下都受了傷。前腿發木，麻繩之類的東西套着，把雙方膝部的皮都套破了，傷口有兩寸來長，深到使皮下的肉猩紅地露出。

我真禁不着要對慘忍無恥的兩腳獸提出抗議。盜取別人的貓已經是罪惡，對於無抵抗的小動物加以這樣無情的虐待，更是使人憤恨。

八

整貓的斷尾是我們的隣居：因為小麻貓先去了兩次，都能夠回來，就在這第二次斷尾後，牠竟不去了。據這有兩晚上不見踪影，很可能是它把兩處都當成了它的家。

。今天第二次回來的第四天了，此刻我看見它很平安地睡在我常坐的一個有坐墊的藤椅上。我不忍驚動它。

吧。
。昨天晚上我看見它也是在家裏的，大約它總不會再回到那虐待它的盜窺裏去了

九

我實在感觸着了自然底最美的一面，我實在消除了我幾十年來的厭貓的心理。

我也知道，使物的環境與物有很大的關係，盜貓的人家一定吃得不大好，而我們吃奶要麼變好，些下下至少時而有些假充氣肚驅驅腸胃。

待遇的自由與否自然也有關係。

但我仍然感覺着，這里有令人感動的超乎物質的美存在。

貓子失了本不容易回來，小麻貓失了兩次都回來了，而它那前次的依依，後次

的辦法都全那麼的通乎人性。而且——似乎更人性。

我現在很關心它，只希望它的傷早好，更希望它不要再被人捉去。

連「北京人」我也感覺着一樣的可愛了。

我要平等的愛護它們。多多讓它們吃些假充魚肚。

三十一年五月六日

雨

六月二十七日「屈原」決定在北碚上演，朋友們要我去參觀，並把嬋娟所抱的一個瓶子抱去。這個燒黃形的古銅色的大磁瓶，是我書齋裏的一個主要的陳設，平時是引來插花的。

「屈原」的演出我在陪都已經看了很多回，其實是用不着再往北碚去看的，但是朋友們的辛勞非得去慰問一下不可，於是在二十六日的拂曉我便由千斯門趕船坐往北碚，順便把那個瓶子帶了去。

今年延綿下來的梅雨季老是不容易開朗，已經斷續地下了好幾天的雨，到了二十七日依然下着，而且是愈下愈大。

二十七日星期六，是最好賣座的日期。雨大了，看戲的人便不會來。北碚的戲

場又是空露天的篷廠，雨大了，戲根本也就不能上演。因此，朋友們都很焦愁。
二 清早我冒着雨，到劇社裏去看望他們，我看到每一個人的表情都沉悶悶地，就像那梅雨天空一樣稠雲層疊。

有的在說：這北結的天氣真是怪，一演戲就要下雨。聽說前次演「天國春秋」和「大地回春」的時候，也是差不多天天都在下着微雨的。

有的更幽默一些，說：假使將來要求雨的時候，最好是找我們演戲了。

我感覺着靠天吃食着的不自由上來，但同是一樣的雨對於劇人是悲哀，對於農人都是歡喜。聽說今年的雨水好，小麥和玉蜀黍都告豐收，稻田也突破了紀錄，完全栽種遍了。

不過百多人吃着大鍋飯的劇人團體，在目前米珠薪桂的時節，演不成戲便沒有收入，的確也是一個偉大的威脅。

數目字

辦公室裏面雲衛的太太程夢蓮坐在一條破舊的台桌旁，沒精打采地在賬票上畫

桌上放着我所抱去的那個瓶子，呈着它那黝綠的古銅色，似乎也沉溺在一種不

可名狀的無愁裏面了。

突然在我心裏浮出了一首詩。

——我做了一首打油詩啦。我這樣對夢蓮說。

夢蓮立即在台桌上把一個舊信封翻過來，拿起筆使道：你唸吧，我寫。

我便開始唸出：

「不辭千里抱瓶來，

此日沉陰竟未開。

敢是抱瓶成大錯？

梅霖怒酒北碛苔。」

夢蓮是會做詩的，寫好之後她沉吟了一會，道：兩個「抱瓶」字重複了。不大好。說着她便把第三句改爲了：「敢是熱情驚大士」。她說：是你把觀音大士驚動了，所以才下雨啦。

——那嗎，索性把「梅霖」改成楊枝吧。我接續說。
於是詩便改變了一翻面貌。

寢室早在開始排戲，因爲有兩位演員臨時因故不出場，急於要用新人來代替，正在趕齊排練。

夢蓮和我把詩改好之後走出去看排戲。

臨着天井的一座大廂房，用佈景的道具隔爲了兩半，後半是寢室，做着食堂的前半作爲了臨時的排演場。有一尺來高的半壁作爲欄杆和天井隔着，左右有門出入。

在左手的門道上，靠壁有一條板櫈，飾嫵媚的瑞芳正坐在那兒。

夢蓮把手裏拿着的詩給她看。

——這「怒」字太兇了一點。瑞芳看了一會之後指着第四句說。

——我覺得是觀音菩薩生了氣啦，我這樣說：今天老是不晴，戲會演不成的。

——其實倒應該感謝這雨。瑞芳說：你看，演得這樣生，怎麼能夠上場呢！

我爲她這一問略略起了一番深省。做藝術家的人能有這樣的責任心，實在是值得寶貴，也唯其有這樣的責任心，所以才能夠保證着藝術的精進吧。

——好的，我要另外想一個字來改正。我回答着。

——「嬋娟出場了！嬋娟！」導演的陳鯉庭在叫，已經在開始排第四幕，正該瑞芳出場的時候。

瑞芳應聲着，像像忙忙地跑去參加排演去了。我便坐到她的座位上靠着壁思索。我先得改成「遍」字。寫上去了。又勾倒過來。想了一會又勾倒過去。但總覺

得仍舊不妥帖，便又改爲「透」字。「楊枝透酒北碚苦」。然而也不好。最後我成了「惠」字。

剛剛改定，瑞芳的節目演完了，又匆匆忙忙的跑了過來。

——改好了嗎？她問。

我把改的「惠」字給她看。

——對啦，這個字改得滿好，這個字改得滿好。她接連着說，着着愉快而天真地。

夢蓮在旁邊似乎也在思索，到這時她說：「那嗎「驚」字恐怕也要改一下才好」了。

——用不着吧？驚動了的話是常說的。瑞芳接着說，依舊是那麽明明朗朗而率真。

兩到傍晚時分雖然住了，但戲是沒有方法演出的。有不少冒着雨從遠方來看戲的人，晚上不能回家，結果是使北碚的旅館，一時呈出了人滿之狀，「大士」的「惠

「，毫無疑問地，是普遍到了一般的小商人了。」

第二天，二十八日，星期一。清早九點鐘的時候，雨又下起來了。四處的屋簷都垂起了雨簾。

同住在兼善公寓一院裏面的王瑞麟，把鯉庭和瑞芳約了來，在我的房間裏同用早點。

瑞芳突然笑着向我說：那一個字又應該改回去了。

我覺得這話滿有風趣。我回答道：真的，實在是生了氣。

瑞麟和鯉庭都有些詫異，不知道我們所說的是什麼。

我把故事告訴他們。同時背出了那首詩：

「不辭千里抱瓶來，

此日沉陰竟未開。

最是熱情驚大士，

構枝惠濟北塔寺。」

不過這個字終竟沒有改回去。因爲不一會雨就住了，痛痛快快地接連又晴了好幾天。好些人在看宵神，以爲「屈原」一定無法演出的，而終於順暢地演了五場。聽說揚場客滿，打破紀錄，農人闖入替大歡喜。惠哉，惠哉。

三十一年七月八日

波

一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三日，武漢準備撤退前的第二天，有好幾艘疏散市民的輪船，都在這天的清早，先後離開了碼頭向上游駛去。

這一隻在平時充作輪渡使用的老船拖着滿身的難民和行李，喘息着在江面上匍匐，匍匐，好半天了，但離武漢還不很遠。

二

儘管是怎樣的沒有秩序，船一離了岸，上船時那種不可名狀的騷亂鎮定了下來，人們在逼窄的隙地中找到了各自的定位。

愛說話的人把話匣子打開了。

本來是有相熟的人同路自不用說，便是陌生的人只要座位隣近便自然構成出一個個的社交環境。

話題是複雜多樣的，抗戰建國的前途，武漢三鎮的運命，日寇的暴行，我軍的勇敢，國際的同情，乃至油鹽柴米，離合悲歡之類，就給海裏的波瀾一樣，這邊平了，那邊起來，一個接上一個，一個掩蓋一個，爲那輪船底機音，那單調的獨唱，構成着一片複雜混茫的伴奏。

談倦了。斜倚在行李上或靠着船壁便打起盹來。談餓了，船上是有飲食的配備的，用意周到的人便將隨身帶着的乾糧和水瓶取出來吃喝。這些是間歇音符的一部份。輪船的機音始終沒有停止，其它的伴奏也始終沒有停止。

時而有小兒尖銳的哭聲，這金剛性的海洋嘖嘖。這在船尾甲板上的一角又高舉起來了。

一對年青的夫婦，坐在後甲板的一隻角落上，那兒有一面小方格形的木障，要比甲板高過一尺光景。

男的穿着一件日本式的學生裝，是紺青畢巖的，連鑲製的鈕扣都還沒有換掉，一眼看去便可以知道是才從日本回來的留學生。年紀不滿二十五六，身材細長而臉色蒼白。

女的要年青些，人也矮小，沒有化裝的素臉，小巧而帶着蒼黃色，兩邊的頰上隱隱呈着褐色的暈斑。剪得短短的頭髮，高齊領緣，也毫末加以修飾。

兩人都很寡默而帶着焦燥，和年齡不相應地。

女的抱着一個七八個月的男孩，有一個營養不良的面貌，時時發出神經性的啼哭。

兩人太沒經驗了。也怕因為走得太倉猝呢，乾糧和飲料絲毫也沒有帶。船已經走了大半天，兩人都在爲着飢渴而煎熬着。

更加不好的是嬰兒要吃奶。

本是不足的母奶，因爲飢渴，又加上心焦，很快地便被吸空了。一對橡皮嘴子一般的奶頭，換來換去地把給嬰兒吮，自無補於剎刻增進着的嬰兒底饑餓。

嬰兒不斷的號哭。

年輕的父親只好換來換去地抱，抱也無濟於事。哭得令人不耐煩了，便開始在心裡互相埋怨，繼而竟發出了聲來，帶着北邊的口音。

——早知這樣，留在漢口好了，反正是該餓死的！男的埋怨着，這時候哭着的孩子是在他的懷裏。

女的埋着頭沒有理會。

叻知道船上是不會開火的，乾糧一點也沒有帶。買得聽罐頭牛奶也可啦。男的

在自言自語中，多少還含得有些商量的口氣。

——你真有先見之明！女的抬起了頭來，憤憤的抗議着，又把哭着的孩子奪過手去，一面把奶頭塞進他的嘴裏，一面又繼續着說：你這小東西，你把奶頭咬死就算

事

——誰個要磨死你啦！男的就憤然起來了。

——你天天在外邊跑，怎麼不買一點呢？

——錢是在你手裏的，你要惜着用啦！

——不知道你究竟有多少錢嘛！

——男的經這一反詰也就忍耐着沉默了。

——我對那一千塊錢呢？停一下他故意用日本話來說了這一句。

——縫在孩子的這斗篷裏面了。她很勉強的也用日本話來回答，並指著孩子身

上穿的一件紅色的小棉斗篷。

含着空奶頭的嬰兒，大約以爲是受了欺騙吧，哭得可是更加火烈。

四

突然有飛機的拍音，隱隱從空中傳來。

全船的人就像成了電一樣，說話的也把話停了。

這時小兒的哭聲便成爲了飛矢之的。坐在近旁的一位老婆婆唸起佛號來，一面唸着，一面也在戟指怒目地禁止小兒不要哭。

拍音愈來愈近，船上的空氣愈見緊張，而啼飢的小兒的哭聲也愈見火烈。

這可犯了飛怒了，有好些激燥的人便向那對年青的夫婦曉諭了起來。

——你們老是干涉，小孩子哭有什麼辦法呢？其實飛機上那裏聽得見！留學生含着敵對的意思這樣說。

——造孽的！旁邊的那位唸佛的婆婆發言了：鬼子的飛機上是有聽話筒的，下

面的什麼聲音都聽得見啦。南無觀世音菩薩！南無觀世音菩薩！

另外有一位猛兇兇的男子闖上講去：一定要那小雜種哭嗎？我要給你丟下水去！

說着，他出其不意的便從那女子手中奪了過來，那對年青的父母連搶也搶不及，一個活生生的孩子便被那兇漢投進江裏去了。

母親慘叫了一聲，立地想衝過欄跳下江去，却被他的丈夫死死的抱着。

——不要抱着我，快打救孩子！快打救孩子！

——南無觀世音菩薩，南無觀世音菩薩……

紅斗篷在波裏面浮起了一下，很快的又被捲下去了。

——呵，孩子，孩子！我的孩子！母親發狂般地大呼而掙扎，可是她的丈夫仍

死死地抱她抱着。

——噓！大部分的人都在噓。——噓！

——索性把這飯碗裏一道澆下水去！有暴燥的聲音這樣說。

——你們這些造孽的……作孽呀！唸佛的婆婆也在生氣：南無觀世音菩薩，南無觀世音菩薩，南無觀世音菩薩……

——你爲什麼老是死死地抱着我呢！不斷的掙扎着！母親，也漸漸衰弱下來了。丈夫呈着一個極其悲慘的面容，始終沒有作聲。

五

緊張了好一會，飛機的拍音漸漸低了，遠了，卒至聽不見了。

大約是敵人的偵察機飛來偵察了之後又飛轉去了，再不，便轉換了方向。

大家都抽了一口氣。

唸佛的婆婆又雄辯起來了：還觀音大士有鑿不鑿，我們的菩薩供得高。觀音大士只要把眼睛一拍，敵機就飛轉去的。你們還不曉得麼，前一回日本鬼子炸長

春觀，下一個蛋來正對着觀音菩薩的頭，我親眼看見觀音菩薩伸出手去把炸彈接
着，又扔回去，便把日本鬼子的飛機打下來了。

年青的母親還在抽咽着。

——這位女太太，唸佛的婆婆轉向着她：你不要傷心了，你的孩子雖然丟了，
但他打救了一船的人，打救了你兩口子，觀音菩薩會保佑他的啦，一定要收他去做
金山童子。你們還年青，明年他就會轉胎來的啦。

年青的母親依然抽咽着。一兩刻鐘前還在發噓的利己鬼們，現在好像都爲孩子
的母親憫然起來了，連那位兇手大約是天良發現，或許也怕是害怕那父親報復，在
未經注意之間，也不知道躲到什麼地方去了。

母親抽咽了一會，突然又號啕痛哭。

擁抱着她的丈夫結局是打破了沉默：不要哭了吧。我們也不怨恨誰，只怨恨日
本鬼子殘暴，只怨恨我們中國人沒有教育。成千成萬的兒童都被日本鬼子炸死了，

我們的孩子也等於被日本鬼子炸死了的。不要緊，我們還年青，我們要報仇！……

——你們不用說也是有錢的人啦。唸佛的婆婆插了一句。

經過一句的插入，母親的痛哭突然止住了。

——你說什麼？也漠然的發問。

——你們是出過東洋的人啦，有的是錢，到了四川……總是有辦法的。

——哈哈，有趣！哈哈，有趣！年青的母親突然大笑了起來。我們有的是錢，

給娃娃一道帶走了！給娃娃一道帶走了！哈哈，有趣！有趣！給娃娃一道帶走了！

……

差不多就剩那唸佛婆婆唸「南無觀世音菩薩」一樣，這年青的母親從此便是唸着這幾句：哈哈，有趣！有趣！給娃娃一道帶走了！

這一對年青的夫婦到了沙市便登了岸。

女的老是笑，老是唸那兩句單調的話。

男的呢？也老是扶着他的夫人，一直是沈默着，沉默着。

沒有人知道他們的姓名，也沒有人知道他們後來怎樣了。

三十一年七月十四日

2020

十月十七日

傅抱石的名字，近年早爲愛好國畫，愛好美術的人所知道了的。

我的書房裏掛着他的一幅「桐陰讀書」，是去年十月十七日，我到金剛坡下他的寓所中去訪問的時候，他送給我的。一株大梧桐樹參差的挺在一幅長條中，前面一條小溪，溪中有橋，橋上有一扶杖者，向桐陰中的人家走去。家中軒豁。有四人正展觀畫圖。其上彷彿書齋，有童子一人抱畫而入。屋後山勢壯拔，有瀑布下流。桐樹之間，補以綠竹。

圖中白地甚少，但只覺一望空闊，氣勢蒼沛。

來訪問我的人，看見這幅畫都說很好，我相信這不會是對於我的諛辭。但別的朋友，儘管在美術的修養上，比我更能够欣賞抱石的作品，而我在這幅畫上却享有

任何人所不能得到的意外的奇味。

「三十二年十月十七日法若先生惠臨金湖坡下山齋，入蜀後最上光輝也。……」
抱石在畫上附題了幾行以爲紀念，這才算是給與了我「最上光輝」。

我這一天日誌是這樣記着的

「十一月十七日」星期日

晨微雨，未幾而霽，終日曇。因睡眠不足，意趣頗鬱塞。……

十時頃與抱石之約，往訪之，中途遇社老，遂與同往。抱石寓金湖坡下，乃一農家古屋，四圍竹叢稠密，頗饒幽趣。展示所作畫多幅，意思漸就豁然。更蒙贈「桐陰讀畫圖」一幀，美意可感。

夫人時慧女士享以豐盛之午餐。食時談及北伐時在南昌城故事。時慧女士時在中以……會屢次應會講演云。

立冀偕子女亦被大世兄親往邀宴，直至午後三時，始始告別。……」

記得過於簡單，但當天的情形是還活鮮鮮印在我的腦子裏面的。

我自抗戰還國以後，在武漢時代特別邀了抱石兄來參加政治部的工作，得到了不少的幫助。武漢撤守後，由長沙而衡陽，而桂林，而重慶，抱石一直都是抗戰工作孜孜不息的。回重慶以後，政治部分駐城內兩地，總部在金剛坡下，因而抱石的寓所也就定在了那兒。後來抱石回到教育界去了，但他依然捨不得金剛坡下的環境，沒有遷徙，據我所知，他在中大或燕專任課，來往差不多都是步行的。

我是一向像候鳥一樣，來往於城鄉兩地的人，去抵暑期在鄉下的時候多，霧季則多住在城裏。在 時，抱石經常相過從，但我一直沒有到他寓裏去訪問過，去年的十月十七日是唯一的一次。

我初以為相隔得太遠，又加以路徑不熟，要找人領路未免有點麻煩；待到走動起來，才曉得並不那麼遠。在中途遇着杜老，邀他同行；他具識路的，便把領路的

公役遣回去了。

杜老抱着一部淮南子，正準備去找我，因為我想要查一下淮南子裏面關於秦始皇築馳道的一段文字。

我們在田埂上走着，走向一個村落。金剛坡的一帶山脈，在左手綿互着，蜿蜒而下的公路，歷歷可見。我們是在山麓的餘勢中走着的。

走不上十分鐘光景吧，已經到了村落的南頭。這兒我在前是走到過的，但到這一次杜老告訴我，我才知道村落也就叫「金剛坡」。有溪流一道，水頗湍急，溪畔有一二家麵坊，作業有聲。溪自村的兩側流繞至村的南端，其上有石橋，名「龍鳳橋」。過橋，再沿溪西兩行，不及百步，便有農家一座，爲叢竹所環護，蔥蘢於右側。杜老指出道，那便是抱石的寓所了。

相隔得這樣近，我真是沒有想出。而且我在幾天前的重九登高時候，分明是從這兒經過過的，那真可算是「過門而不入」了。

竹叢甚爲稠密，家屋由外面幾乎不能看出。走入竹叢後照例有一帶廣場，是晒稻子的地方，橫長而縱狹。屋頗簡陋並已朽敗。背着金剛坡的山脈，而臨着廣場，好像是受盡了折磨的一位老人一樣。

抱石自屋內笑迎出來了，他那蒼白的臉上漲漾着衷心的喜悅。他把我們引進了屋內。就是面臨着廣場的一進廳堂，爲方便起見，用籬壁隔成了三間。中間便是客廳，而鑲着過道的使用，實在不免有些逼窄。這固然是抗戰時期的生活風味，然而中國藝術家的享受就在和平時代似乎和這也不能夠相差得很遠。

我們中國人的嗜好頗有點奇怪，畫一定重古畫才值錢，人一定要死人才貴重。對於活着的藝術家的優待。大約就是促成他窮死，餓死，病死，愁死，這樣使得他的人早點更貴重些，使得他的畫早點更值錢些的罷？精神勝於物質的啦，可不是！抱石，我看是一位標準的中國藝術家。他多才多藝，會篆刻又會書畫，平於文事，好飲酒，然而最典型的，却是窮，窮，第三個字還是窮。我認識他已經十幾年

了，他的藝術雖然已經進步得驚人，而他的生活却絲毫也沒有改進。「窮而後工」的話，大約在繪事上也是適用的吧？

抱石把他所有的製作都抱出來給我看了，有的還詳細的爲我說明。我不是鑒賞的事，只是驚歎的事。的確也是精神勝於物質，那樣蒼白色的顯然是營養不良的抱石，那來這樣絕倫的精力呵？幾十張的畫圍在我眼前就像電光一樣閃爍。我感覺着那矮小的農家屋似乎就要爆炸。

抱石有兩位世兄，一位才滿兩歲的小姐。大世兄已經十歲了，很秀氣，但相當孱弱，聽聽專愛讀書，學校裏的先生一擔心他過於勤懇了，他也喜歡作畫，我打草看他的畫，但他本人却不見了。隔了一會他回來了，接着，立羣携帶着子女也通通來了，我才知道大世兄看見我一個人來寓，他又跑到我家裏去把他請來了。

時慧夫人做了很多的菜來款待，喝了一些酒，談了一些往事。我們談話在日本東京時的情形。我記得有一次在東京山野留學生監督關文兄家裏晚餐，酒喝得很

多，是抱石親自把我送到田端摩才分手的。抱石却把年月日都記得很清楚，他說：『二十三年二月三日，是舊歷的大除夕』。

抱石在東京時曾舉行過一次展覽會，是在銀座の松坂屋，開了五天，把東京的名人流費差不多都動員了。有名的篆刻家河井仙郎，畫家橫山大觀，書家中村不折，帝國美術院長正末直彥，文士藤森天來，都到了場，有的買了他的圖章，有的買了他的字，有的買了他的畫。雖然收入並不怎麼可觀，但替中國人確實是吐了一口氣。

我去看他的個展時是第二天，正遇着橫山大觀在場，有好些職員簇擁着他，那種飄飄然的傲岸神氣大有王侯的風度。這些地方，日本人的習尚和我們有些不同。橫山大觀也不過是一位畫家而已。他是東京人，自成一派，和西京的巨頭竹內栖鳳對立，標榜着『國粹』，曾經到過意大利，和羅索里尼拉手。他在日本畫壇的地位真是有點煊赫。自然，日本也有的是場畫家，但畫家的社會比重要來得高些，一般

是稱爲「畫伯」的。

抱石在東京個展上攝了一些照片，其中有幾首我題的詩，有一張我自己在看畫時的背影。他拿出來給我們看了，十年前的往事活呈到了眼前，頗有一種難以言喻的情趣。

我勸抱石再開一次個展，他說他有這個意思，但能賣出多少却沒有一定的把握。是的，這是誰也不敢保險的。不過我倒有胆量向一般有購買力的社會人士推荐；因爲抱石毫無問題，在將來是會更能被人貴重的人，而他的畫也會是更能值錢的畫。

午飯過後雜談了一些，李可染和高龍生也來了，可染抱了他一些近作來求抱石品評。抱石又把自己畫的畫拿出來，也讓二位鑒賞了。在我向他告辭的時候，他檢出三張畫來，要我自己選一張，他決意送我，我有點惶恐起來。別人的寶貴製作，我怎好一個人據爲私有呢？我也想到在日本時，抱石也曾經送過我一張，然而那一張是被拋棄在日本的。舊的我都不能保有，新的我又怎能長久享受呢？我不敢要，因

而我也就不敢選。然而抱石自己終把這桐陰讀畫選出來，題上了字，給了我。

真是值得紀念的「三十二年十月十七日」！

抱石送我們出了他的家，他指着眼前的金剛坡對我說：「四川的山水四處都是畫材，我大胆地把你採入了我的畫面，不到四川來，這樣雄壯的山脈我是不敢畫的」。

「今天的事情，你可以畫一幅竹陰讀書圖啦，讀書的人不是古裝的，而是穿中山裝的高龍生，李可染，杜守素，郭沫若，還有夫人和小兒女」我這樣說着。

大家都笑了。大家也送着我們一直走出了竹林外來。

當到分手的時候，抱石指着時慧夫人所抱的二歲的小姐對我們說「這小女兒最有趣，她左邊的臉上有一個很深的笑窩，你只要說她好看，她非常高興」。

真的，小姑娘一聽到父親這樣說，她便自行捂着她的笑窩了，真是美，真是可愛得很。

時間很快的便過去了，在十月十七日沒多久，我們便進山城，雖然住在被煤煙

四襲破棉房裏，但抱石的「桐陰讀書」却萬分超然的掛在我的壁上。任何人看了都說這幅畫很好，但這十月十七日一三的情景，非是身受者是不能從這畫中讀出來的。因而我感覺着值得誇耀，我每天都接受着「最上光輝」。

抱石的第二次個展。擬陳列作品七十四幀，是從十八個月中二百數十幅製作裏嚴選出來的。山水人物各半，巨幅居多，內容大抵是中國最流行的故事或著名的詩詞。因而抱石也依然擔心着銷路的問題。

自己感覺着力量太薄弱了。在這樣的問題之前實在也只好扼腕。杜甫詩「安得廣廈千萬間，使天下寒士皆朱顏」，我佩服他還有那樣的豪情在作那樣的豪想。而我呢，却只好對着「桐陰讀書」回味竹陰讀書而已。

飛雪崖

重九已經過去了足足七天，綿延了半個月的秋霖，今天算確實晴定了。

陽光發射着新鮮的誘力，似乎在對人說：把你們的腦細胞，也翻箱倒篋地，拿出來晒晒罷，快發黴了。

文委會留鄉的朋友們，有一部份還有登高的佳興，約我去遊飛雪崖，但因我腳生濕氣，行路不自由，更替我雇了一乘滑竿，真是很可感激的事，雖然也有些難手為情。

同行者二十餘人，士女相偕，少長咸集，大家的姿態都現的秋高氣爽，真是很難得的日子呵，何況又是星期！

想起了煤烟與雲氣所瀟瀟的山城中的朋友們。朋友們，我們當然僅有咫尺之

隔，但至少在今天卻處的是兩個世界。你們也有願意到飛雪崖去的嗎？我甘願爲你們作個鄉導啦。

你們請趁早搭乘成渝公路的汽車。汽車經過老鷹崖的盤旋，再翻下金剛坡的屈折，從山城出發後，要不到兩個鐘頭的光景，便可以到達賴家橋。在這兒，請下車，沿着一條在田疇中流瀉着的小河向下游走去。只消說要到土主場，沿途有不少樸實的農人，便會爲你們指示路徑的。

走得出八九里路的光景便要到達一個鄉鎮，可有三四百戶人家。假使是趁着集期，人是肩摩踵接，比重慶還要熱鬧。假使不是，尤其在目前天氣好的日子，那就蒼蠅多過於人了。——這是一切鄉鎮所通有的現象，到不僅限於這兒，但這兒就是土主場了。

到了這兒，穿過場，還得轉西北走去。平坦的石板路，蜿蜒得三四里的光景，便引到一條相當壯麗的高灘橋，所謂高灘橋就是飛雪崖的俗名了。

橋下小河闊可五丈；也就是賴家橋下的那條小河——這河同鄉下人一樣是沒有

名字的。河水並不清潔，有時完全是泥水，但奇異的是，小河經過高灘橋後，河床純是一片岩石，因此河水也就頗然顯得清潔了起來。

更奇異的是，岩石的河床過橋可有千步左右突然斬切地斷折，上層的河床和下層相離至四五丈。河水由四五丈高的上層，形成拋物線傾瀉而下，飛沫四濺，驚雷驟震，在水大的時候，的確是一個壯觀，這便是所謂飛雪崖了。

到了高灘橋，大抵是沿着河的左岸再走到這飛雪崖。岸側有屈折的小徑走下水邊，幾條飛奔的瀑布，一個沸騰着的深潭，兩岸及溪中巨石磊磊，磷岫壓落，可供人貯立眺望。唯貯立過久，水沫濕衣，雖烈日當空，亦猶溼雨其濛也。

河床斷面並不整齊，靠近左岸處有岩石突出，頗類龍頭，水量徧匯於此，爲岩頭析裂，分崩而下，譬之龍涎，特過猛烈。斷床之下及左側岩岸均窪入成一大岩穴，儼如整個河流乃一宏大爬蟲，張其巨口。口中亂石如齒，沿繞窟床，可潛過水簾渡至彼岸。苔多石滑，真如在活物口中潛行，稍一不慎，便至失足。

活的人，惟處所入的題壁，或許已足誘發遊興的罷。如

我們的一羣，在午前十時左右，也走到了這兒。在我要算是第五次的來遊了。

雖久雨新晴，但雨量不多，因而水量也不甚大，在水簾後潛渡時毫無多大險厄。是抗戰的恩惠，使我們在賴家橋的附近往上了四個夏天和秋天，而我是每年都來遊一次，去年還是來過兩次的；可每次來都感覺着就和新來的一樣。

我記得第一次來的時候便看到清代的一位翰林李為桢所做的「飛雪崖」賦，賦文相當綺麗，是他的學生們所代題代刊在岩壁上的，上石的時期是乾隆五年。當年曾經有一書院在這側近，現在是連廢址都不可考了。李翰林掌教於此，對這飛雪崖極其心。賦文過長，字有殘泐，賦首有序，其文云：

崖去渝郡六十里，相傳太白東坡皆題詩崖間，風雨殘蝕，泯然無存。頃巡按

齊公朝用，開部王公稱職，里中人也。盤九曲池，修九層閣，一時之盛遊。而披讀殘碣，無一留題。……」

的確，九曲池的遺跡是還存在，就在那河床上層的正中，在斷折處與高橋橋之間，其形類亞字而較複雜。周圍有礙穴殘存，大約就是九層閣的遺趾罷。

但謂「坡讀殘碣，無一留題」，卻是出人意外。就在這「飛雲崖賦」的更上一層，我在第二次去遊覽的時候，已就發現了兩則南宋人的留題。一題「淳熙八年正月廿七日」，署名處有「李沅」字樣。這一則的右下隅新近修一觀音龕，善男善女們的捐款題名把岩石剝去了一大半，遂使全文不能屬讀，但殘文裏面有「曲水流觴」及「西南夷侵邊」字樣，則上層河床的亞字形九曲池，是不是明人所鑿，便成問題了。另一則，文亦殘泐，然其大半以上尚能屬讀：

「【飛】雲崖自二馮而後，未有名勝之

【遊】【國】難以來，罕罕禪事之典。

【大帥】余公鎮蜀之九年，義淳祐辛亥，太

【平】有象，民物熙然。燈前三日，何東叔，

【季】和，映彥正，會親朋，集少長，以雨遊

【其】下。酒酣箏篴，摩崖大書，以識。

歲日

宋尾尚有兩三行之譜，僅有字畫殘餘，無湮辨認。考「淳祐辛亥」乃南宋理宗淳祐十一年（西紀一二五一年），所謂「余公鎮蜀」者，係指當時四川制置使兼知重慶府事之余玠。余玠字義夫，嘉州人，宋史中有傳。嘉州者，今之湖北蘄春縣也。余玠治蜀，大有作爲，合川之釣魚城，即其所築；當時蒙古勢力已異常龐大，南宋岌岌乎其危，而川局賴以粗安。遊飛雪巖者謂爲「太平有象，民物熙然」，足徵人民受戴之殷。乃余玠本人即於辛亥後二年（寶祐元年癸丑）受譴被調，六月仰毒而

死，史稱「蜀之人莫不悲慕如失父母」蓋有以也。

這兩則南宋題壁，頗可寶貴，手中無「重慶府志」，不知道是否曾經審錄，所謂「一馮」亦不知何許人。在乾隆初年做「飛雪賦」的翰林對此已不經意，大約是未經著錄的罷。我很想把它們描摹下來，但可惜沒有這樣的方便，再隔一些年辰，即使不憂風雨剝蝕，也要發信男信女們剷除乾淨了。

在題壁下留連了好一會，同行的三十餘人，士女長幼，都渡過了岸來，正想要踏尋歸路了。興致勃勃的應對我說：下面不遠還有一段很平靜的水面，種這兒的情景完全不同。值得去看看。

我幾次來遊都不曾往下遊去過，這一新的勸誘，雖然兩隻脚有些反對的意思，結果是把它們鎮壓了。

沿着右岸再往下走，有時路徑中斷，向草間或薈薈地段踏去，路隨溪轉，飛泉

於瞬息之間已不可見。前面果然展開出一片極平靜的水面。清潔可鑑，略泛漣漪，淡淡秋陽，愛撫其上。水中岩床有一尺見方之孔穴二十有八個，整齊排列，間隔尺餘，直達兩岸。蓋舊時堰砌之廢址也。農人三五，點綴岸頭，毫無驚擾。手把鋤，從事芸植。

溪面復將屈折處，左右各於水碓一座，水聲有聲。水碓堰截，河床裸出。踐石而過，不濕步履。

一中年婦人，頭蒙白花藍布巾，手捧番薯一籃，由左岸中壩坊中走出，踏階而下，步至河心，就岩隙流澌洗刷番薯。見之頗動食興。

——早曉得有這樣清靜的地方，應該帶些食物來在這兒「辟克涅克了」。

我正對着並肩而行的應這樣說，高原已走近婦人身邊，似曾略作數語，一個洗乾淨了的番薯竟慷慨地授予在了她的手中，高原斷髮垂肩，下着陰丹布正裝褲，上着白色絨線短衣，兩相對照，頗似畫圖也。

過溪，走進了左岸的碾坊。由石階而上，穿過一層樓房，再由石階而下便到了水磨所在的地方。碾的是麥麵。下面的水車和上面的磨石都連轉得相當紆徐。有一位朋友說：這水力怕只有一個馬力的光景。

立着看了一會，又由原道折回右岸。是應該趕回土主場吃中飯的時候了，但大家都不免有些依依的留戀。

——兩岸的樹木可惜太少。

——地方也太偏僻了。

——假使再和陪都接近得一點，更加些人工的培植，那一定是大有可觀的。

四年前政治部有一位秘書，山東人姓高的，平生最喜歡屈原，就在五月端午那一天，在飛雪峯下淹死了。

——那真是「山東屈原」啦！

——這兒比歇馬場的飛泉如何？

——水雷不礙，下遊遠勝。

一片的笑語聲在飛泉的伴奏中唱和着。

路由田疇中經過，蕎麥正着花，青豆時見殘株，農人們多在收獲番薯。鮮麗的秋陽使全山的脈絡都透有新鮮的暖意了。

三十一年十月廿五日夜

補記

「巴縣志」(民國二十八年向楚新修)，關於飛雪崖已有比較詳細之紀錄，今一一揭之如左。

一、「飛雪崖石壁文」(卷二十「金石」)

「與中民毛交節，李沂，冉星×，×舒史，丁東耶，同遊者何肅，異其形勢凜然，故更其名爲飛雪崖(原誤爲豈)××××兩不可得。崖通數百丈，飛濺××，【題】讀月，可謂闕無。因是(原誤爲之)沂×欲×××灘之曲水流觴，前人之好事者×××遊之後人不忘再世之舊，相××××宿名英，邑鄉之俊彥，皆先×交雲俄人林相饋送於棲真洞，回州，以西南夷侵邊故也。馮晉粹父自稽臺移節【西××】。

淳熙八年正月二十七日錄。

(上錄)李沂欲相大書×××爾沂深刻之，亦可謂好事也。』

『飛雪崖自二馮而後未有名勝之遊。蜀難以來，罕修禋事之典。大帥余公鎮蜀之九年，歲淳祐辛亥，太平有象，民物熙然，燈前三日，何東叔，季和，侯彥正，會親朋，築少長而遊其下。酒酣縱筆，磨崖大書，以識歲月。時何曉甫原履若惠老×正×杰，侯安道，征官魚梁劉智叔，酒官古汾何君玉，同遊。何祥麟時老，侯坤文侍行。』

(原註)『按王志古蹟載淳熙八年狀元馮時行紀遊，里人李沂爲之刻壁，日久殘蝕，滑漆爲棟有賦，敍云「崖去渝城六十里，相傳太白東坡皆題詩處。聞風雨殘蝕，泯然無存。」(互見水道)今據王志錄淳熙淳祐碑文。』

二、梁灘河（卷一下「水道溪流」）

「縣西梁灘河爲東西兩山間之一大幹流……迤西流數里至土主鄉，達王家壩，又折而北，趨至四塘高灘橋。……水勢浸壯大。穿高灘橋出，約半里許，至飛雪崖。王志載歷在梁灘壩高灘橋下，石澗斷截，河水陡瀉數十丈，望若飛雪，相傳太白東坡皆題詩崖間，風雨殘蝕，泯然無存。」

三、「流杯池」（卷三「古蹟」）

「王志云：在飛雪崖上，溪中有平石丈餘，宋淳熙間狀元馮時行修屏閣于崖畔，復於溪上鑿九曲池，引水流觴，以資勝賞，明大學士王應熊，巡按詹朝用等，重遊於此，復鑿流觴。今閣圯，池猶存。」

據此可知覆家橋下之小河實爲梁灘河。淳祐刻石中所謂「二澗」卽馮時行與

晉（粹甫）也。

時行在志中有傳，乃宣和六年（一一二四）進士，授外職。後困不附秦檜和議，被劾免官，『坐廢者十八年』。於紹興二十七年復被起用，後『擢右朝請大夫，提點成都府路刑獄。經劃邊事，井井有條，……民慶更生。隆興元年（一一六三年）卒於任。民立祠祀之（祠在雅州，古城）。』

今案隆興元年下距淳熙八年（一一八一）已十有八年，向志中兩引「王志」（案乃前清乾隆年間王爾鑑所修舊志），稱「淳熙八年狀元馮時行紀遊」，『宋淳熙間狀元馮時行條屨闕……鑿九曲池』云云，實為失攷。

細釋淳熙刻石所標志之「淳熙八年」，應為李沂錄刻之年月，文當時行紀遊文，燕遊在前而補刻在後，二馮之遊當在時行「坐廢者十八年」之里居期間，即宋高宗紹興十年至二十七年之期間也。九曲池似尚為「前人之好事者」所鑿並非成於于馮手。

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小皮篋

今天是一九四二年的七月十三日。

清早我一早起來去打開樓門，出乎意外的是發現了一個篋包夾在門簾裏。待我取來看時，更出乎意外的是我兩年前所失去了的那個小皮篋。

一種崇高的人性美電擊了我。

兩年前，奧克列維奇還在做着法國駐滬領事的時侯。

因為他對於中國新文學有深到的研究，又因為他的夫人尼娜女士會說日本話，我們有一段時期過從很密。

每逢有話劇的演出，我們大抵要招待他們去看，也招待他們看過電影的攝製，

看過漢墓的發掘。

尼娜夫人是喜歡佛寺的，陪都境內沒有什麼有名的佛寺，還遠遠招待他們去遊過一次北溫泉，登過縉雲山，以滿足她的希望。

他們也時常招待我們。在那領事巷底的法國領事館裏面有整飭的花園，有葱蘢的樹木，又因為地址高，俯瞰着長江；也有很好的眺望。他們在那兒饗燕過我們，也作過好些大小規模的音樂會和茶會。

五月以後，空襲頻繁了起來。我們的張家花園的寓所在六月尾上被炸，便不得不搬下了鄉。不久法國領事館也被炸，央領事夫婦也就遷到清水灘去了。

我的日記還記得很清楚，是七月二十七的一天。我在金剛坡下的鄉寓裏接到尼娜夫人的來信，要我在第二天的星期日去訪問他們，我便在當天晚上進了城去。

第二天一早我便到了千廝門碼頭。霧很大，水也很大，輪渡不敢開。等船的人愈來愈多，把三隻渡船擠滿了，把四船也擠滿了，棧道和岸上都滿站的是人。天氣

炎熱得不堪，儘管是清早，又是在江邊，我自己身上的襯衫，濕而復乾，乾而復濕的關了兩次。

足足等了三個鐘頭的光景，霧罩漸漸散開了，在九點多鐘的時候才渡過了江去。

雇了一乘滑竿，坐登着上山的路。

路在山谷裏一道溪水的左岸，一步一步的磴道呈着相當的傾斜。溪水頗湍急，激石作聲，有時懸成小小的瀑布。兩岸的岩石有些地方峭立如壁，上面也偶爾有些題字。最難得的還是迎面而來的下山的風。那涼味，對於從炎熱的城市初來的人，予以難忘的印象。

大約有一個鐘頭的光景便到了清水溪。這是一個小小的鄉鎮，鎮上也有好幾百戶的人家，好些都是抗戰以來建立的。

央克列維奇是住在鎮子左邊的一座山頭上。一座西式平房，結構相當宏敞。山

上多是松樹。雖然尚未成林，但因地僻而高，覺得也相當幽靜。

主人們受到我的訪問是很高興的。特別是妮娜夫人。儘管太陽很大，她卻從惠齊他的丈夫，要陪着我出去散步。

在附近的山上走了一會，還把鎮對面的青山汪山爲我指點而加以說明。她說：那兒是風景地帶，有不少的奇花異木，有公路可通汽車，住在那兒的人不是豪商便是顯貴。我那時還不曾到過那些地方，聽他那樣說，彷彿也就像在聽童話一樣。

桐子已經有半個拳頭大了，頗嫌單聲地垂在路旁的桐子樹上。

——這是什麼菓子樹呀？妮娜夫人發問。

我儘我所有的智識告訴了她。

對於什麼都好像感覺新奇的外國夫人，她從樹上折了一枝下來，說：要拿回去插花瓶。

被留者吃了中飯，嗑了葡萄酒。

尼娜夫人首先道歉道：本來是應該開香檳的，但都裝在箱子裏面還沒有開箱，他們有一個誓約，要等到巴黎光復了，才開箱吃香檳酒。

聽了這樣的話覺得比吃香檳酒還要有意思，因為巴黎陷落已經一個半月了，巴黎的人連吃麵包都在成問題的時候，代表巴黎的人能有些樣悲壯的誓約，也是應該的。

同席的還有好幾位法國朋友，但因彼此的言語不大相通，只作了些泛泛的應酬而已。

中飯用畢後我正想告辭了，突然發出了警報，於是便又被留著。

其他的人都進了防空洞，只央克列維奇和我兩人在迴廊上走著，一面走，一面談。也談了好些問題，主要的還是關於文學這一方面。

央克列維奇的關於中國文學的談話是使我驚異的。他在中國僅僅住了六年，最初在北平，其次是海南島，最後來到重慶。他不僅對於五四運動以來的新文學知道

得很詳細，而且對於舊文學也有相當的研究。尤其是他喜歡詞，對於宋元以來的詞家的派別和其短長，談得很能中肯。這在一個外國人的確是可驚異的事的。不，不僅是外國人，就連現代的中國新文學家能夠走到了這一步的，恐怕也沒有好幾位吧？

兩點鐘左右，報解除了，我又從新告別。

臨走的時候，尼娜夫人送了我一首用英文寫的詩，那大意是：

「這兒有兩條蜿蜒的江水，

就像是一對金色的游龍，

環抱着一座古代的山城，

有一位詩人住在城中。

這詩人是我們的朋友呵，

他不僅愛做詩，也愛飲酒。

李太白怕就是他的前身吧；

月兒呀，我問你：你知道否？」

用極單純的字面表現出婉婉的意境，覺得很是清新，但這樣譯成中國字，不知道怎的，總不免有些勉強而落於陳套了。

我深深的表示了謝意。

坐着他們所替我雇就的滑竿，又由原道下山趕到了碼頭。碼頭上和輪船上，人多是相當擁擠的，因為是星期。

過了江來，又坐滑竿上千廝門，待我要付滑竿錢的時候，才發覺我的錢包被人扒去了。在江邊購船票的時候，分明是用過錢包的，究竟是什麼時候被人扒去的，我怎麼也揣想不出。

有生以來第一次遇着扒手，但好在我在褲腰包裏面還另外放有一筆錢，因此在付滑竿錢上倒沒有發生什麼問題，但我感覺着十分可惜的卻是尼娜夫人的那首詩也

二道發扒了去。這是和錢包一道放在我左手的外衣包裏的。

整整隔了兩年，誰能料到我這小皮篋又會回來呢：

皮篋是舊了，裏面還有十二塊五角錢和我自己的五張名片。

詩稿呢？一定被仍掉了。

兩年來我自己的職務是變遷了。住所也變遷了。

我現在住在這天宮廟街上一座被空襲震壞了的破爛院子的三樓，二樓等於是通
道。這我這皮篋的人，當探尋我的住址，怕是整整費了他兩年的工夫的吧？再不然
便是他失掉了兩年的自由，最近又才恢復了。

這人，我不知道他是年老的還是年青的，是男的還是女的，是本地人還是外省
人，在目前生活日見艱難，人情日見涼薄的時代，竟為我啓示出了這樣葱蘢的人性
美。我實在是不能不感激。

兩年前的回憶綿延了下來。

一位瘦削的人，只有三十來往歲，頭髮很黑，眼睛很有神，濃厚的鬍子把下部的大部份剃了，留着碧青的皮色，只留着最上層的一綫絡着兩腮。這是浮在我眼前的央克列維奇的老架。據朋友說，他本是猶太系的法國人，而他的夫人却是波蘭籍。

尼娜夫人很矮小，大約因爲心臟有點不健康，略略有些水腫的傾向。頭髮是淡黃的，眼色是淡藍的，鼻子是小小的，具有東方人的風味。

他竟不知道是爲了什麼原故，就在一九四〇年的年底，法國的貝當政府免了央克列維奇的職。

就職後的央克列維奇，有一個時期想往香港，因爲缺乏旅費，便想把他歷年來，所儲蓄的中西書券拿來變賣。他曾經託我爲他斡旋，他需要四萬塊錢左右便可買

出。但我自己沒有這樣的購買力，我所交際的人也沒有這樣的購買力，結果我絲毫也沒有幫到他的忙。後來我聽說他這一批書是被汪山的某有力者購買去了。

奧克利維奇不久便離開了重慶，但他也並沒有到香港，是往成都去住了很久，去年年底，在「棠棣之花」第二次上演的時候，我在中一路的街頭，無心之間曾經碰見過他和他的夫人。他們一道在街上走，他們是才從成都回來，據說，不久要往印度去。

我曾請他們看戲，他們照例是很高興的。戲票是送去了，但在當天晚上卻沒有看見他們。他們是住在嘉陵賓館的，地方太僻遠，交通工具不方便，恐怕是重要的原故吧。自從那次以後我便沒有再和他們見面了。

皮篋握在我的手裏，回憶潮在我的心裏。

我懷念着那對失了國的流浪的罪那人，我可惜着那首用英文寫出的詩……

但我也感受着無限的安慰，無限的鼓舞，無限的力量……

我感覺着任你惡社會的壓力是怎樣的大，就是最遭了失敗的人也有不能被你壓碎的心。

人類的前途無論怎樣是有無限的光明的。

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日

進來的月光，窪陷着的兩眼有點發紅。兩面的髑骨突露着很明顯的輪廓。臉，呈着暗灰色，菲薄的嘴唇在痙攣。

右手探尋着旁邊的一箇竹橫杖，逸鷗終於站立起來了。中人以下的小巧身材，穿着一套米色西裝和那米色的盔帽一樣，記載着五年來的抗戰的歷史。它們是在五年前和它們的主人一道流亡到這陪都郊外的鄉下來的。

逸鷗背着月光，向着新起的小土堆靜立着。

——你這小坡堆，我真想把你抱着，一抱抱回去呀，就給在毛氈裏我的儀兒一樣，他心裏又起了這個執拗的觀念，以下便發出了聲來。

——也好，儀兒！你安靜睡吧，我想你睡在這兒，比睡在你肺結核患者的爸爸旁邊，比睡在你勞瘁得和紙柴人一樣的媽媽旁邊，總要舒服些吧。沒有蚊子再來咬你了。……也不會再有什麼病痛和饑寒來害你了。……你安安靜靜地睡吧。……

——「饑兒，你爸爸反正不能長久保護你們的，不僅不能保護你們，反而害你們。你媽媽也的確是大勞瘁了。抗戰以來一年一個地生育了你們姐弟三人。由南京武漢而重慶，不斷的在烽火中流離。衣食住都賴他一個人料理。現在還要顧待着我這個癆病的爸爸，饑兒，你是疼惜你媽媽的，你現在安安靜靜的睡，也用不着再要我媽媽替你打扇了。……」

似乎有想流眼淚的意思，但只如那人人都在驟雨的天空，却僅空空地閃了幾下電。
像濃煙一樣湧起的稠雲，也像濃煙一樣，消散了。

月光在唱着勝利的歌。

三

瘦削的人拖着——一條很瘦長的黑影在稻田邊上移動，黑影似乎很重，就好像一匹

瘦削的馬上拖一尊平射砲上坡。

竹根杖很義快地在回答着青蛙們的鼓勵；對的，對的。我一定要幫助他到底。從稻田拖到了一條小河邊上，在被水冲壞了的岸邊上拖，好容易拖過了一條長長的石橋，又經過了一段稻田，折進一座坐西向東的農家院子裏去了。

黑影掉了頭，拖的人好像是嫌其太重，又在向前推，推到了院落右手的一間廳堂前面，月光沒有照到的地方，黑影也卸下來了。

四

這兒便是逸鷗的家。

他喘息了一會，左手把頭上的盔帽揭了下來，順便用袖筒拭去了額上的汗。

廳堂裏沒有點燈，待他一跨進門限，却又有微弱的呻吟竄進了他的耳裏。

這呻吟不是從衛生所那樣遠的地方來的，也不是由那衛生所旁邊的竹林裏來

的，而是來自廳堂右手的房裏。

他匆匆地走進房去，房裏是更加黑暗，在他眼前差不多什麼都沒有看見。進門不遠處橫着一把竹製的睡椅，雖絲癢着手等他去碰，卻沒於被他碰着。

伸吟是從那後首的一間大木床上發出的。他從這窄的隙道走向床邊，在黑暗裏習慣了的眼睛看出了眼前的景物來。他看見他的夫人坐在一個小竹椅上，伏在床沿一面在替他睡熟了的大女兒抓背。床的這一頭，大半形地睡着病了的第三個孩子。他把竹棍杖倚在床柱邊，連忙去撫摩孩子的額部，燒還沒有退。孩子只穿了一件薄的坎肩，露骨的兩腿和腹部都袒露着，他順手把旁邊的一個布片拖來掩在他的腹上。

——他要給你揭開的，他不蓋。母親帶着哭泣的聲音說。

果然孩子的左手一伸下來便把布片揭掉了。

逸鳴無可如何地佇立了一會。

——你怕還沒有吃飽吧？他問他的夫人。

——什麼也吞不下啦，順順着繼續說：剛才珍兒鬧着要去看他阿儀弟弟，我拿了一個燒餅誑着他，把她誑睡着了。

他的夫人在衛生所看護儀兒，看着孩子死了，在下半天又才把逸鷗換去辦理了掩埋的事體。

逸鷗也是連中飯都沒有吃的，但他並沒有感覺有這樣的需要。

有蚊烟香的熏人的氣息。

——你上床去睡吧。這蚊烟香熏着，儀兒也會難過。逸鷗這樣說着，把帳鉤上擱着的火柴匣取來，擦燃了一枝火柴。接着把床頭的一個書桌上的菜油燈點燃了。

逸鷗夫人默默地移上了床去，用葵扇搨了一下蚊子，把蚊帳放了，羅紋的方形蚊帳，和主人的臉色一樣呈着灰暗的顏色。

逸鷗把自己的竹根杖和盔帽掛在了床前靠牆的衣架上，把米色上衣也脫了下來

掛好，順手又把床下燃着的蚊煙香滅了。

書案上有七零八落的書籍和文件，也有小兒吃的藥瓶和豆漿瓶。一束信件和報紙吸引了他的視線。這是每天下午他所服務着的一個機關裏要給他送來的。

平常他唯一的渴望是要看傍晚才能看到的陪都的報。他最關心的是隊員方面的戰爭的消息，其次是他喜歡的文藝欄。他把繩子解開了，但把報推在一邊，卻先取起了兩封信。

一封很厚實，他連忙地打開了來，裏面卻抽出了一束鈔票，外邊裹着幾張信箋，粗大的字跡。

逸鷗：今天城裏送了一千塊錢來，是文藝獎的。保管委員會送給你做醫藥費的，望你收下，把收條寫好寄去。

此事望你不要固執。朋友們都很關心你，保委會也完全出於誠意。這對於你作家的清高是絲毫不會損壞的。望你千萬不要固執。

祝你闔家都好，小朋友們的病好了嗎？

修 烽

七月二十七日。

這事情他早就知道的。爲他請求獎金的事情本醞釀了很久，但因爲顧慮着他的健康，友人們頗爲躊躇。最近因爲兩個孩子病了，朋友們也就打破了一切的顧慮，替他把這一件具體辦妥了。

修烽說的話，在逸鷗感佩着有不得不依從的義務。他是逸鷗的世友，也是所服務着的機關裏面的主管。逸鷗雖然臥病了一年多，但機關裏面，並沒有委他雜職，他的業務由朋友替他分担了的。因此他特別愛他的機關，也特別對於修烽懷着敬慕。但他還可在躊躇，他把信和鈔票推在一邊，又把第三封信取起來看。

這是一座大學的圖書館催繳書籍的信，兩年前的。他曾經向那圖書館借了六本書。不幸在城裏的機關被炸，那些書連同自己的書物一道燒毀了。

這信引起了他的極深重的責任感。信上說：「該項書籍目前在坊間無法購得，

急聲繼續以便參考。——這怎麼辦？無法購置的書，怎麼繼續法呢？他把眼光移到那鈔票上去了。

又是一陣孩子的呻吟聲，他把頭掉過床那邊去，突然看見映上蚊帳上的他那瘦削的黑影。連他自己都不免吃了一驚。

一種危險的思想像閃電一樣在眼前閃了一下。

他看着床欄上套着一根麻繩，捆行李用的，不十分粗。他起身去撫摩了一下，隨着走到床前把蚊帳揭開來，看見他的夫人坐在床的正中，撫摩着孩子的肚腹，依然任流眼淚。

他又把蚊帳放下，退轉來了。

倒在睡椅上躺着，開始在考慮一千塊錢的用途。

一千塊錢！可來得真好，接受了罷。

六本書本來是並不怎麼名貴的文學書，在戰前的價格頂多不過十塊錢吧，但在目前怕要管兩三百塊錢了。是的，這是應該償還的。就賠償三百塊錢吧。

書實在值得寶貴，自己就因為不善利用書，誤過一批小朋友。「田田」兩欄字講錯了。後來無心之間翻到「辭源」，我前年在兒童劇社講過這首詩，把「田田」兩欄字講錯了。後來無心之間翻到「辭源」，才發現這是形容荷葉之多。這是應該向小朋友們贖罪的。就送他們一部「辭源」吧。小型的，正續兩編三冊，時價怕要值兩三百塊錢吧。好的，我就送他們兩百塊錢，讓他們買一部「辭源」。

做兒在的時候，本來是說好了要送到保育院去的。現在做兒是已經死了。我多謝保育院的厚意，答應我的做兒入院，替他置備衣物至少怕要費五百塊錢吧。我就作為做兒還在的一樣，把五百塊錢寄付在保育院。

六本文學書三百，小型「辭源」一部二百，寄付保育院五百，這已經一千塊

了。但怎麼辦呢，今天挖埋儀兒的屍殼，向房東借了四百塊錢還沒有償還！

一切都只好拜託修先生了。一千塊錢的處置只好拜託他，四百塊錢的償還，也只好拜託他了。

我現在只有拜託他，除此以外沒有更好的辦法。

六

他從懸椅上又撐起來了。走到書案旁邊，找到了一張舊的原稿紙。只有插在銅套裏面的一隻小楷鴉狼毫筆，磨得十分潤澤。筆蘸在墨盒裏叮叮一點一盞地寫出了秀麗的字與行。

「修烽先生：

我感激你。一千元，我獻给你的富思領受了，可我要懇求你幾件事。

一、我前年借了X大因衙館六本書，不幸在城被炸，焚毀了。今受該館

來函催繳（原函奉閱），無法繳還。我懇求你由這一千元內撥三百元寄去，以作賠償。

二、未病前曾爲兒童劇社講書，講錯了「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的「田田」兩個字。誤了小朋友們，至今耿耿在心。我懇求你撥二百元寄付該社，以作購置小型「辭源」之用。

三、儀兒已於今年夭折，僅僅四年的生命便夭折了。生前承你關心，已約好送保育院，可不幸已經夭折了。我作爲儀兒還是在生的樣子，懇求你撥五百元寄付保育院，並以報答保育院允我寄托儀兒的厚誼。

四、儀兒死去，掩埋費用了四百元，係向房東告貸。我現在手中不名一錢，懇求你用你自己的錢爲我償還，我是感德無量。

以上種種請求，我相信你一定能夠原諒我，你也一定能夠答應我。
祝你。永遠康樂。

逸 鳴。 二十七日夜半。」

他把信寫好了，把錢和各種文件同裝進一個大信封裏，把信封面也寫好了。封面上寫着：「留呈 修烽先生」。

危險的想念不斷的在眼前閃電。他在信中雖然一字也沒有提到，可那想念就和他投射在蚊帳上的黑影一樣，是十分鮮明的。

他是想踏進那未知的世界裏去，而且不僅是他一個人，還要運同着他的妻，他的還活着的一對兒女。

麻繩誘惑着他，他又掉過頭去。但他的黑影使他吃了一驚。

七

——珍兒的爹，你睡了罷。他的夫人從蚊帳中睜出：你的病再鬧了，又怎麼

辦呢？

他又想哭了，但眼睛却很乾澀。

把信塞揣在褲包裏，索性把菜油燈吹熄了，退在睡椅上躺著。

他是在等待，等待他的夫人睡熟，但他那疲倦不堪的身體卻沒有聽從他的意志。

月亮從後壁的頂窗上照進了房裏，斜射在衣帽架上，就給活物一樣，在慢慢地移動。

逸鷗好一會都沒有動靜，等他的夫人下床來，替他把頭上掛着的小圍帳輕輕地放下來置着的時候，他絲毫也沒有覺察。

蟲子的聲音不斷地在四處叫。

三十一年七月二十九日

丁 東 草 (三章)

丁 東

我思慕着丁東

可是並不是那溪似的丁東，鐵馬的丁東，而是清冽的泉水瀉下深邃的井裏的那種丁東。

清冽的泉水瀉下深邃的井裏，井上有大樹罩蔭，讓你在那樹下盤旋，傾聽着那有節奏的一點一滴，那是多麼清永的涼味呀！

古時候深宮裏的銅壺滴瀝在那夜境的森嚴中必然會引起過同樣的感覺，可我不會領略過。

在深山裏，崖壑幽靜的泉水邊，或許也更有一番逸韻沁人心脾，但我小時並未住在山中，也從不曾想過要在深山裏當一個隱者。

因此我一思慕着丁東，便不免要想想井水。中夏不免要想想嘉定的一眼井水。住在嘉定城裏的人，他誰都知道月兒塘前面有一眼丁東井的罷。井旁有榕樹罩蔭，洴澼的承不斷的在井裏上東。

詩人王漁洋曾經到過嘉定，似乎便是他把它改爲了方響洞的。是因為井眼呈方形？還是因為井水的聲音有類古代的樂器「方響」？或許是雙關三意罷。但那樣的名稱，那有丁東來得動人呢？

我一思慕着丁東，便不免要想想丁東井。

小時候我在嘉定城外向草堂寺讀過小學。我有一位極親密的學友就住在丁東井近旁的丁東巷內。每逢星期六，城裏的學生是照例回家過夜的，傍晚我送學友回家，他必然要轉送我一程；待我再轉送時，他必然又要轉送。像這樣的輾轉相送，

在那昏黃的街道上也可以聽得出那丁東的聲音。

那是多麼雋永的回憶呀，但不知不覺地也就快滿四十年了。相送的友人已在三十年前去世，自己的聽覺也在三十年前早就半聾了。

無盡無夜地我只聽見有蒼蠅在我耳畔嗡嗡，無盡無夜地我只感覺有風車在我腦中旋轉，丁東的清澈已經被友人帶進墳墓裏去了。

四年前我曾經回過嘉定，卻失悔不應該也到過月兒塘，那兒是完全變了。方響洞依然還存在，但已陰晦得不堪。我不敢挨近它去，我相信他是已經死了。

我願意誰在我的兩耳裏注進蠟汁，讓這無盡無夜嗡嗡着的蒼蠅，無盡無夜旋轉着的風車都一道死去。

然而清冽的泉水滴下深邃的井裏，井上有大樹罩蔭；你能在那樹下盤旋，傾着那一點一滴的聲音，那是多麼清永的涼味呀！

我永遠思慕着丁東。

三十一年十月三十日

白鷺

白鷺是一首精巧的詩。

色素的配合，身段的大小，一切都最適宜。

白鶴太大而嫌生硬，可不用說，即如粉紅的朱鷺或灰色的蒼鷺，也覺得大了一點，而且太不尋常了。

然而白鷺却因為它的常見，而被人忘却它的美。

那雪白的蓑毛，那全身的流線型結構，那鐵色的長喙，那青色的腳，增之一分則嫌長，減之一分則嫌短，素之一忽則嫌白，黛之一忽則嫌黑。

在清水田裏時有一隻兩隻站着釣魚，整個的田便成了一幅簾在琉璃框裏的畫。田的大小好像有心人為白鷺設計出的鏡匣。

晴天的清晨每每看見它孤獨地站立在小樹的絕頂，看來像不是安穩，而它却很悠然。這是別的鳥很難表現的一種嗜好。人們說它是在望哨，可它真是在望哨嗎？黃昏的空中偶見白鷺的低飛，更是鄉居生活中的一種恩惠。那是清澄的形象化，而且具有了生命了。

或許有人會感着美中的不足，白鷺不會唱歌。但是鷺則本身不就是一首很優美的歌嗎？——不，歌未免太鏗鏘了。

白鷺實在是一首詩，一首讀在骨子裏的散文的詩。

三十一年十月三十一日

石 榴

五月過了，太陽增加了他的威力，樹木都把各自的傘蓋伸張了起來，不想再爭研鬥盪的時候；有少數的樹木却在這時開起了花來。石榴樹便是這少數樹木中的最

可愛的一種。

石榴有梅樹的枝幹，有楊柳的葉片，奇醜而不枯瘠，清新而不柔媚，這風度實覺備了梅柳之長，而捨去了梅柳之短。

最可愛的是它的花，那對於炎陽的直射毫不避易的深紅的花，單瓣的已夠陸離。雙瓣的更爲華艷，那可不是夏季的心臟嗎？

單那小茄形的骨朵已經是一種奇蹟了。你看它逐漸翻紅，逐漸從頂端裂裂爲四瓣，任你用怎樣犀利的劈刀也都劈不出那樣均勻稱，可是誰用紅碼磁球成了那樣多的花瓶兒，而且還精巧地插上了花？

單瓣的花雖沒有雙瓣者的豪華，但它却更有一段妙幻的演藝，紅碼磁的花瓶兒由希臘式的安普刺變爲中國式的金盞，殷周時古味盎然的青銅器。博古家所命名的各種鏞彩，它都是具備着的。

你以爲它真是盛酒的金盞嗎？它會笑你呢。秋天來了，它對於自己的戲法好像

忍俊不禁地，破口大笑起來，露出一口的皓齒，那樣透明光嫩的皓齒你在別的地方還看見過嗎？

我本來就喜歡夏天。夏天是整個宇宙向上的一個階段，在這時使人的身心解脫盡重重的束縛。因而我更喜歡這夏天的心臟。

有朋友從昆明回來，說昆明石榴特別大，子粒特別豐腴，有酸甜兩種，酸者味更美。

禁不住唾津的潑溢了。

三十一年十月三十一日

芍藥及其他

芍藥

昨晚往國泰後台去慰問表演「屈原」的朋友們。看見一枝芍藥被拋棄在化妝桌下，覺得可惜，我把它揀了起來。

枝頭有兩朵格都，都還沒有開；這一定是爲屈原製花環的時候被人拋棄了的。在那樣雜踏的地方，幸好是被拋在桌下沒有被人踐踏呀。

拿回寓裏來，剪去了一節長梗，在菜油燈上把切口燒了一會，便插在我書桌上的一個小巧的白磁餅裏。

清晨起來，看見芍藥在瓶子裏面開了。花是粉紅，葉是碧綠，顛威威地向着我

水 石

水裏的小石子，我覺得，是最美妙的藝術品。

那圓融，滑澤，和那多種多樣的形態，花紋，色彩，恐怕是人力以上的東西吧。這不必一定要雨花台的文石，就是隨處的河流邊上的石磧都值得你玩味。

你如蹲在那有石磧的流水邊上，肯留心向水裏注視，你可以發現一個光怪陸離的世界。

那個世界實在其絢爛，新奇，然而卻又素樸，澀抑，是一種極有內涵的美。

不過那些石子却不好從水裏取出。

從水裏取出，水還沒有乾時，多少還保存着它的美妙。待水分一乾，那美妙便

要失去。

我感覺着，多少體會了藝術的祕密。

四、十二、

石池

張家花園的恬園前面有一個大石池，池底傾斜，有可供人上下的石階，在初必然是鑿來做游泳池的。但裏面一珠水也沒有。因為石縫砌得嚴密，也沒有迸出一株青苔，蒸出一錢苔痕。

我以前住在鄰附近，偶爾去散散步，看見隣近駐劄的軍隊有時也就在池底上擡線。這些要算是這石池中的暫時飛來的生命的流星了。

有一次敵機襲擊，公然投了一個燃燒彈在這石池裏面，炸碎幾面石板，燒焦了一些卵石。

彈隙並不大，不久便被人用那被炸破了的碎石填塞了。石池自然是受了傷，帶上了一個疤痕。

再隔不許久，那個疤痕却被一片片青青的野草遮遍了。

石池中竟透出了一片生命的幻洲。

母 愛

四月二十六日晨

這幅悲慘的畫面，我是永遠也不會忘記的。

是三年前的五三那一晚，敵機大轟炸，燒死了不少的人。

第二天清早我從觀音岩上坡，看見兩位防護團員扛着一架成了焦炭的女人屍首。但過細看，那才不只一個人，而是母子三人焦結在一道的。

胸前抱着的是一個還在吃奶的嬰兒，腹前拳伏着的又是一個，怕有二歲光景吧。

母子三人都成了骸炭，完全焦結在一道。
僅這只是骸炭嗎？

卅一年四月卅日晨

艘人似乎也並不知道。

我到過日本，日本也有你，但你分明是日本的華僑，你僑居在日本大約已有中國的文化儲居在日本的那樣久遠吧。

你是真應該稱爲中國的國樹的呀，我是喜歡你，我特別的喜歡你。

但也並不是因爲你是中國的特產，我才特別的喜歡，是因爲你美，你真，你

幹。

你的株幹是多麼的端直，你的枝條是多麼的蓬勃，你那摺扇形的葉片是多麼的青翠，多麼的澄潔，多麼的精巧呀！

在夏天你爲多少的廟宇戴上了巍峨的雲冠，你也爲多少的勞苦人撐出了清涼的

華蓋。

梧桐雖有你的端直而沒有你的堅牢；

白楊雖有你的蔥蘢而沒有你的莊重。

薰風會媚嫌你，羣鳥時來爲你歡歌，上帝百神——假如是有上帝百神，我相信每當皓月流空，他們會在你腳下來聚會。

秋天到來，蝴蝶已經死了的時候，你的碧葉要翻成金黃，而且又會飛出滿園的蝴蝶。

你不是一位巧妙的魔術師嗎？但你絲毫也沒有令人掩鼻的那種的江湖氣息。

當你那解脫了一切，你那槎桲的枝幹挺撐在太空中的時候，你對於寒風霜雪毫不避易。

那多麼的嶙峋而又洒脫呀，恐怕自有佛法以來再也不曾產生過像你這樣的高僧。

你沒有絲毫依阿取容的姿態，但你也並不嚴肅；你的美德像音樂一樣洋溢入荒，但你也並不驕傲；你的名聲似乎就是「超然」，你超在乎一切的草木之上，你超在乎一切之上，但你並不隱遁。

你的果實不是可以滋養人，你的木質不是堅實的器材，就是你的落葉不也是絕好的引火的燃料嗎？

可其我真有點奇怪了：奇怪的是中國人似乎大家都忘記了你，而且忘記得很久遠，似乎是從古以來。

我在中國的經典中找不出你的名字，我沒讀過中國的詩人歌頌過你的詩，我沒有見過中國的畫家描寫過你的畫。

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呀，你是隨中國文化以俱來的亘古的證人，你不也是以為奇怪嗎？

銀杏，中國人是忘記了你呀，大家雖然都在吃你的白果，都喜歡吃你的白果，但的確是忘記了你呀。

世間上也儘有不辦教養的人，但把你忘記得這樣普遍，這樣久遠的例子，從來也沒有過。

真的啦，陪都不是首善之區嗎？但我就很少看見你的影子；的什麼遍街都是洋槐，滿園都是幽加里樹呢？

我是怎樣的思念你呀，銀杏！我可希望你不要把中國忘記吧。

這事情是有點危險的，我怕你一不高興，會從中國的地面上隱遁下去。

在中國的領空中會永遠聽不着你讚美生命的歡歌。

銀杏，我真希望呀，希望中國人單爲能多吃你的白果，總有能更加愛慕你的一天。

卅一，五，廿三。

蚯 蚓

我是生於土死於土的蚯蚓，再說通俗一點吧，便是所謂曲纏子，或者再不通俗一點吧，便是「安尼里陀」(Annelida)的一屬。

我的神經系統是很單純的，智慧呢？說不上。簡直是不能用你們人類——你們「活魔，撒騙士」(Hom. Sapiens)的度量衡來計。

因此我們並不敢妄想要來了解你們，但希望你們不要把我們理解或至少對於你們有關係的事物更能夠了解一點。

你們不是說是萬靈嗎？尤其是你們中的詩人不是說是「靈魂的工程師」嗎？那豈不又該是萬人之靈了？

前好幾天，下了一點雨，我在一座土塚下，伸出頭來，行了一次穴氣浴。隨著

窗子我聽見一位「靈魂的工程師」在朗誦他的詩：

蚯蚓呀，我要讚頌你。你的唯一的本領，就是只曉得打壞辛苦老百姓們的
地皮。

詩就只有這麼幾句，但不知道是分成廿行卅行。聽說近來一行一字——甚至於
有行沒字的詩是很流行的，可惜我沒有看見原稿。

詩翻來覆去的朗誦了好幾遍，雖然有幾個字眼睛睜得還不十分清楚，但其韻律得
體是很起勁。

照我們蚯蚓的智慧說來，這樣就是詩，實在有點不大了解，不過我也不敢用我
們蚯蚓的智慧來亂作批評。但我們蚯蚓，在「靈魂的工程師」看來，才是這廢廢該
唾棄的東西，倒實在是有点惶恐。

我們也召開了一次詩歌座談會，根據這首詩來作自我批評。可我們蚯蚓界裏對
於詩歌感覺興趣的蚯蚓，都不大十分注重這件事。

「大部分同志只是發牢騷，他們說：『活埋』是特權的，只要高舉咒罵，讓他們咒罵吧。」

首領說：我們生於土，死於土，永遠都抬不起頭，比這還有更厲害的咒罵，我也並不覺得害怕了。

有的又說：假設我們打壞地皮於他們是有害，那讓這之更深刻而猛烈一點。發了一陣牢騷沒有絲毫着落，我們還是要生於土，死於土，而且還要受「靈魂的工程師」咒罵。這實在是活不下去了。我是這樣感覺着，因而便想到自殺。

「活埋」們嘯，你們不要以為連自殺都是只有你們才能夠有的特權吧，你們看「活埋」曲辭子也是曉得自殺的。

不過我們的方法和你們的是正相反，你們是攢進土裏來或攢進水裏來，便把生命庖死了，我們是攢出土外或攢出外水去，便把生命解放了。

今天是我選擇來自殺的一天，我雖然曉得太陽很大，在土裏都感受着它的感

脅，但我知道這正是便於自殺的一天。

我實在氣不過，我要剝奪你們「活魔」的特權。你詛咒我吧，我要用死來回答你。

我懷着滿懷的憤恨，大膽的從土裏攆出去，去迎接那殺身的陽光。

我一出土，又聽見有人在朗誦。……哼，見鬼！我趕快想縮回去，但沒有來得及，那朗誦的聲音已經襲擊着我：

……達爾文著的一「腐植土和蚯蚓」裏面曾經表彰過蚯蚓，說它們在翻鬆土壤有着怎樣重大的貢獻。……

嚇！我們還經過大科學家表彰過的嗎？我們在翻鬆土壤上才是有着「大貢獻」嗎？這倒很有意思，我要耐心地聽下去。

——蚯蚓吞食很多的土壤，把那裏面的養分消化了，又作為蚯蚓的糞，把土壤推出地面上來。在蚯蚓特別多的肥沃的園地裏面，每一英畝約有五萬匹之譜，一年

之內會有十噸以上的土壤通過它們的身體被推送到地面，在十年之內會形成一片細而耕過的地皮，至少有兩英寸厚。……

對啦。要這樣才像話啦。這正是我們蚯蚓界的實際情形。我雖然已經感覺着太陽晒到有點難受了，但我冒着生命的危險，還要忍耐着聽下去。

——用達爾文自己的話說吧：「黎頭是人類許多最古而最有價值的發明之一，但在人類未出現之前，地頭實在——老鼠就發掘它們有秩序地耕耨着，而且還要這樣繼續耕耨下去。別的無數的動物在歷史中不曾經過這樣重大的貢獻，像這些低級地被構造着的生物們所做過的一樣，那可是疑問。」

我受着莫大的安慰，把自殺的念頭訂斷了。太陽實在曬得太厲害，差一點就要使我動彈不得了，我趕快用盡全身的氣力，攢進了土壤裏。

我在土壤漸漸喘息定了，把達爾文的話，就給含有養分的土壤一樣，在肚子裏面咀嚼，越咀嚼愈覺得有味。究竟是科學家知詩人不同，英國的科學家和中國的詩

人，相隔得似乎比英國到中國的距離還要遠啦。

平心靜氣的說，我們生在土裏，死在土裏，吞進土來，拉出土去，我們只是過活着我們的一生，倒並沒有存心對於你們人要有什麼好處，或有什麼害處。

因而你們要表彰我們，在我們是不虞之譽；你們要咀咒我們，在我們也是求全之毀。

我們倒應該並不因為你們的表彰而受着鼓勵，也並不因為你們的咀咒而感到沮喪。

不過你那位萬物之靈中的「靈魂」的工程師、喲、你那位蚯蚓詩人喲，一樣東西對於自己究竟是有利還是有害，你至少是有靈魂的，當你要咀咒，或要開始你的工程之前，請先把你的靈魂活用一下吧。

或許你是不高興讀科學書，或許甚至是不高興什麼達爾文；因為你有的是屈原、杜甫、荷默、莎翁。這些人的作品你究竟讀過沒有，我雖然不知道，但你是替

老百姓說話啦，那就請你去問老百姓看。

老百姓和我們是最親密，他也是生於土而死於土，可以說是你們人中的蚯蚓。

幾千年來，你們的老百姓曾經咀咒過我們嗎？他曾經咀咒過我們，像蝗蟲，像蠶賊，像麻雀，像黃鱧，乃至像我們的同類螞蝗嗎？古今中外的老百姓都不會咀咒過我們，而你替老百姓說話的人，你究竟看見過鋤頭沒有？

老百姓自然也不會稱讚過我們，因為他並沒有具備着阿諛的辭令，不像你們詩人們動輒就要讚美杜鵑，同情孤雁那樣。

其實杜鵑是天生的侵略者，你們知道嗎？它自己不築巢，把卵生在別個的巢裏，讓別的鳥兒替它孵化幼雛，而這幼雛還要把它的義兄弟姊妹擠出巢外，讓它們夭折而自己獨佔養育之恩，你們知道嗎？

離羣的孤雁是雁羣的落伍者，你們知道嗎？你們愛把雁行比成兄弟，其實它們是要爭取時間，趕着飛到目的地點，大家都盡所有的力量在比賽。力量相同，故兩

飛得離齊雲調，但假如有一隻力弱，或生病，或負傷，它們便要置之不顧，有時甚至要擊起而啄死它。就這是被你們讚美而同情的孤雁了，你們知道嗎？

而且你們不顧客觀的事實，任意的讚揚，而在你們誠然是有特權，但你們不要把我們做蚯蚓的氣死了吧。

不要以為死了一批蚯蚓算得什麼，但在你們的老百姓便是損失了無數的黎頭啦。

我備是生於土而死於土的，有時你們還要拿我們去做釣魚的餌，但不必說，就是死在土裏也還是替你們做肥料，這樣都還要受咀咒，那就難為我們做蚯蚓的了。

但是我現在只不過是這樣說說而已，我是已經把自殺的念頭拋去了的。達爾文的話安慰了我，從死亡線上把我救活了轉來。我還是要繼續着活下去，照他所說的繼續着耕下去。在世界史上做出一匹蚯蚓所能做到的貢獻。

我倒有點後悔，剛才不應說一肚子的氣憤只是想自殺，更不應該昏天黑地的沒有把那位讀書的人看清楚。他是倚着一株白果樹在那兒站着的，似乎是一位初中學

生。

我很想再出土去看清楚他來，但是太陽實在大得很，而且我生怕又去碰着了蚯蚓詩人的朗誦。

算了吧，我要冷靜一點了，沉默地埋在土裏，多多的讓土壤在我的身體中旅行。明天會不會被那一位「活魔」挖去做釣魚的餌，誰個能夠保證呢？

影 子

午後，屈楚與林辰二君來訪。

——假使抗戰沒有起來，你恐怕還是沒有機會回國吧？

八年來我接受過不知道多少次數的這樣問話，又由林辰向我重提了一遍。我回憶起十年亡命期中在日本江戶川上所住過的那座小屋。

我手栽的那株木蓮樹，怕已經長成喬木了。應該是紫薇樹開花的時候。

那座小屋的背後，隔着一條公路，是一帶小丘陵，有好些古老的松樹在上面。松樹下是附近一個小村落的公墓。

我每當寫作疲倦了，或者憂鬱不堪的時候便登上那小丘在松林和墓叢中徘徊。

「我結果怕也只好成爲這墓叢中的一座了！」這樣的觀念在我的腦子中不知道徘徊

過多少遍。

當我把這樣的回憶訴述了一遍之後，林辰突然背起了兩句舊詩來：

——「關山隨夢渺，兒女逐年增，」你當年的心境是深存在這首詩裏面的啦。

詩句和我很熟，費了好幾秒鐘的繚繞，我才慢慢地記起是我自己的詩，但上下文都不記憶了。

——這詩你是在什麼地方看見的？我問着。

——不記得是在你的什麼書上了。開首的兩句是「信美非吾土，奮飛病未能」。因為我近來的生活和這相彷彿，所以我愛讀它。

——下文呢？

——不記得了。

詩確實是我自己的詩，抗戰發生前三兩年在日本寫的，當時也覺得相當適意。

回國以後的這幾年間，生活環境完全改變了，一次也不會記起來過，漸漸被拋進「忘却」的倉庫裏去了。

詩是五律，後四句呢，真好像追尋一段殘夢一樣，愈追尋，愈是渺茫。

晚間，同立羣往銀社去看「不夜天」。

路曦演着劇中的主角，一位女伶。

——路曦真是會演戲，演得多麼自然。立羣不斷地讚賞着。今年霧季她演的兩個戲都很好，「離離草」和這「不夜天」。

戲裏有唱平劇的一段插曲。

——路曦會唱平劇嗎？我問。

——她一定會唱的，她很會唱歌。她也很會彈鋼琴呢！

不錯，我想起了。立羣說過她和路曦一道學彈鋼琴的時候，兩人互相勉勵，死

不放鬆，夜裏彈倦了，有時候就伏在鋼琴上睡熟了。

觀衆多，座場窄，紙烟四起，空氣不流通。像進了浴室一樣，看到第四幕的時候，頭便有點脹痛。這是炭酸瓦斯中毒的徵候。

在這樣的時候，我又在追尋着那首舊詩。依然沒有着落。

十一點鐘光景，戲演完了。我們隨着人的潮浪流了出來。立羣也說我的頭有點發痛。

上坡，經過鹽打隧道，步上街頭。

被清冷的夜風微微吹拂着，頭痛漸漸平復了。

立羣緊緊挽着我的左肘，步行到精神堡壘附近的時候，有一羣人擁在街心

是一位美國兵喝醉了。一名警衛去扶他，力量不夠，結果是醉者倒在街心，畫了一個「大」字。口裏說着 I am sorry (對不住)，一個街頭的小孩子學舌：「

中央校勒」

——美國兵也憂鬱吧？立羣這樣問着。

——或許，我回答着；但他們有的是金錢，有的是健康，而我們中國有的是酒，或許也是在盡情地享樂吧？

——我們到心心去喝杯牛奶？

——很好。

正好走到心心門口，門外停了好幾部汽車。隔着門上的玻璃窗，看見裏面坐滿了的人。

——哦，好多的人！我驚嘆着。

——那嗎，我們不進去吧。

——怕什麼。

我們還是推開門窗鎖去了。柔軟的音樂在從膠片中蕩漾出來。男的女的坐滿了一個大飯間，但沒有一個相熟的面孔。

我們選了一張靠邊的長條桌上坐着，盡量避免人們的注意。叫了兩杯牛奶。

——一個熟人也沒有。我又張望了一會之後這樣說。

立羣隔着席面，把頭埋過來，低聲地回答我：我們圈子裏面的人，夠資格來的很少。

無言地喝着熱牛奶，身上微微發起汗來了。無怪乎四桌的都是冰淇淋，汽水，半裸體，短袖襯衫。

突然，那首舊詩的最後兩句像深水里裏的氣泡一樣浮起來了。——何當挈雞犬，共得一昇騰。

然而第三第四兩句，却是迷離恍惚的，像是已經到了門外，但還隔着一層不透明的簾幕。

街頭的電燈雪亮，奇異的還沒有停電。

講起了朋友。泛泛的交遊，大家都是很多，但要能夠影響彼此的心靈，規範彼此的牛活，臨到患難時，不惜拋棄自己的生命，實在很少。

「不夜天」的情節還在腦中留連。女伶金小玉因為要救自己的愛人，不惜準備犧牲自己的貞操，而結果刺殺了仇人，同歸於盡了。……

突然，舊詩的第五和第六兩句像氣泡一樣又浮上來了：「五內皆冰炭，四方有谷陵。」

心裏感覺着輕鬆。立意仍有力的挽着我的左肘，等於在攙扶我的一樣。

街頭很清淨，影子忠實地伴隨我們，在水門汀上顛來倒去。

三三、五、一〇。

下鄉去

一 卡車追逐

重慶的天氣有點像 斯迭里的患者，容易興奮，也容易消沈。

還是初夏，但前兩天太陽突然剛烈了起來，室內的氣溫竟高過了九十度。

大家都在發愁，十九號準備下鄉的卡車是沒有棚的，在剛烈的陽光裏晒兩個鐘頭下賴家橋，恐怕誰都晒成乾魚去了。

十八號的半夜過後，閃擊了一番雷電，忽然酒起了雨來。風大，把開着的窗門吹打得響響，我被驚醒了。又在作別種担心，沒有棚的卡車，不會淋成水老鼠麼？好在雨沒有洒好一會也就住了，十九日的清早顯示出一個不晴不雨的陰涼。

天。

——究竟我們都是幾員福將呀，天都看承啊！我同立羣走上了市民醫院的門口
的時候，向着已經上了車的幾位朋友們，有意幽默地這樣說。

單上的朋友是胡風，翰笙，乃超，壽觀，湘樓諸兄。

兩位司機同志要我坐司機台，我讓立羣坐，立羣也不坐，我們便一同爬上了車
箱。

——太太願與十卒同甘苦啦。胡風向立羣開侃，顏面的動作擔負了解釋的任
務，表明所謂「十卒」主指的是我。大家笑了。

在車的前頭不很遠忽然發見鄧初老坐在「中英科舉合作館」的轎形小卡車裏
面，他坐在車後的中門旁邊靠右手的末位，側面正當窗口，所以把他看得很清楚。

——初老，你們往那裏去呀？

——往北碚。你們呢？

——回賴家橋。

——好啦，我們繞回一段路。

——你們那邊還有空位子嗎？好不讓郭老嵌上去？翰生的這句話沒有被初老聽得清楚。

——好啦，不要麻煩人家。我連忙制止着了。

我們的卡車先開。立在敞車上招搖過市，想起了上海戰役時赴前綫救護的情形。車開到李子壩附近的時候，初老們的車子把我們超過了。彼此嗷叫了一下。

有一段路我們的車子緊跟着追，有點像電影裏面的偵探場面，我把右手比成手鎗形，不斷地向初老放射。福齡的初老始終笑容滿面地向着我們。

本來已經是落後的，车子在化龍橋停了一下，跑在前頭的初老，永遠跑上前頭，看不見了。

一一 林園訪友

過了山洞，在林園前面不遠，我們把車子停了下來，準備去訪問俠公。

俠公同翰笙一樣是文委會的副主任委員，他在三月初回貴州奔母喪，最近才回重慶，回來時文委會早發解散了。

面臨着公路的一棟有樓的民房，俠公的家在河崖左的一部分。樓上樓下一共只有三間。他前年担任過陝西的政治部主任，爲取和學校相近，賃居在這兒。前任解職之後，這層便宜雖然半掉了，但爲遷移的困難，仍舊沒有動。

向左手走上了幾步石坎，俠公的大的兩個小孩子在側近玩耍，我招呼他們，他們似乎不認識我了，沒有走近身來。經過一個沒有牆的院落，走到樓房的屋簷下。

——俠公！在家嗎？

——哦，你們來了！窗口上俠公露出了半個頭來，驚喜地抖了一聲，頭又縮下

去了，但有好一會沒有動一動。

一位前任勤務兵在院滾裏挑糞，看見我們來便火速轉向屋後去了。

俠公一面卸着長袍，一面從書房門口露出，邀我們進去。

邇未週歲的一位小公子坐在竹榻椅裏，頭很大，面色暗暮，營養不十分好。兩隻眼睛睜得很開，望着我們，但也並沒有驚惶的意思。

——太太不在家嗎？

——噢，她剛才出去買東西去了。

——你們搬下鄉來住了？

——不，是乃超要把他鄉下的家具搬進城，我們是帶便來看看鄉下的朋友們的。還有，今天中午，我們文委會的朋友們在賴家橋聚餐，你也去吧？

——好的，我一定去。

很樸實的那位前任勤務兵繞進書房裏來準備獻茶。我極力阻擋着，但也無效。

來客太多，要費大量的茶水，我心裏很不安，一口也沒有嗑。但我看見有一兩位朋友卻嗑得很泰然。

——你所要的盧森堡的「政治經濟學史」，我忽然記起這件事又向俠公說：我已經得到蘇聯朋友的回信，說一定要請對外文化協會寄贈。信上還說着「盡可能說「注成功」的話，可惜我忘記把信帶來。

——那好極了，俠公回答着：只要有原書，我就可以完成一項翻譯的工作，而且也可以順便解決一部分的生活問題啦。

盧森堡的三大冊「政治經濟學史」，俠公早已翻譯了一冊出版問世，但中下二冊因為沒有原書，便把工作停頓了。要譯完全書是一項相當大的工程，俠公有這樣的雄心，我是極力慫恿他的，但可惜原書總不容易到手。

我很懶懶忙忙地催着大家走，當我們走出書房門時，俠公夫人回來了。她和立羣分外地親熱，原來用了一年多的女傭人今天才走了，我想，大約是看見俠公失

職，在別的地方另有了高就吧。心裏不免有點黯然。

在書房旁邊是食堂兼會客室，我和立喜順便穿堂而過，去穿屋後因坡而成的菜園。據說都是那位樸實的前任勤務兵親手栽種的。

這一向這兒的燃料起恐慌，俠公在院落裏和我並排地走着，他這樣說，不記得是談到了什麼話觸動了這個問題，煤也買不到，柴也買不到，我們已經向人借用了四百斤煤炭了。

——哦？您會不是領了些煤炭下來還堆在那里嗎？今天去將就這卡車給你運些來不就好了。

俠公聽了高興得不得了，和初看見我們來了的時候那種由衷的喜悅差不多。

三 白果樹下

卡車在金剛坡山道上盤旋，愈接近賴家橋愈發生着好像回到了故鄉的感覺。

金剛坡下的田疇坦陔着，大地在開朗地微笑。

那株高大的白果樹又顯出來了。那兒便是文委會的院落，它是那院落的老園人，我對愛它，我真愛那白果樹，我愛它那獨立不倚，孤直挺勁的姿態，我愛它那明掌形的葉，那如百雲翻湧的樹冠，當然我也愛吃它那果仁。

「白果樹下有花園，

一羣小主人。

我們大家真高興，

有志氣，有精神，

都像白果樹一根。

又高大，又端正，

我們要撐到天邊廠到雲。」

律行的七七幼稚園的國歌應着卡車的節拍，不調和地從我嘴裏哼着。

車轉下平矚了。跑完了一段大拋物綫形的弧道，經過了中西清真孤老院，公路平直了起來。

水牛山上的銀木亭也看見了，山上的芭蕉依然青翠，這是文委會所經營出的小公園。臨着公路邊上的一道圍門，圍門上的橫額我所寫的「水牛山」三個字，都還沒有折毀。

「水牛山上有好花，

小鳥在唱歌。

我們大家真快活。

學讀書，學寫字，

不做聲，不洩氣，

我們要邁着脚步踏着地。」

七七幼稚園歌的第二節又在我嘴裏哼。卡車煞車了，已經停在了白果樹下。

大家連忙跳下車。「尹家灣五十號」張着大口和我們親吻。

宏敞的外院打掃得很乾淨，並不怎麼顯出經過了風波的樣子。空氣清新得很。小白花狗已經長大了。它有點怕我，見到我沒表示親熱的歡迎，但也沒有拒絕。這是因為我向來不大喜歡狗的原故。我急朝前進，它急朝後退，最終索性各自掉頭走向遠處一邊去了。

正北角上的七上幼稚園早已經鎖了，我所寫的圖類且還在着。推推門去，四四屏間裏，前門鎖着一些呢，於門且穴的。壁上用有報紙前貼的一些是早和

月，「兒童樂園」幾個字還存在。窗戶沒有開，陰森肅殺之氣在這兒特別嚴重。

轉過西側的內院裏看一遍，再穿向東側的內院裏去。馮公，翰笙，及其他幾位駐紮會友在大禮堂門前站着。內院也都打掃得很乾淨。尤其這東內院，因為去年年底房主人慶祝七十壽，整個黑漆了一道，又在四處加了一些匾對，很顯得金黑輝煌。

辦公室，除掉西廂房一間辦報銷的清理室外，都是空的。辦公室的桌椅及一切用具已經點交，還集中封存在原作圖書閱覽室的一間大房裏面，就在大禮堂的右手。大禮堂裏，總理遺像和遺囑都已經撤消了。兩名看守家具的衛兵，擺了兩尊床，在那兒晝寢。

——家具爲什麼還不搬去呢？我問原任秘書何成湘兄，他是異常厭惡的，憤性地還以祕著的資格照例着善後事務。

——據總務處說，還沒有卡庫呢。

理室暫任」。

四 塞翁之馬

散居在附近的會友和眷屬，陸續都聚集攏來了。大家都很高興，但男的和女的卻自然分成了兩組。

棚門外，白果樹陰下，一層階沿，在前本來是衛兵站崗的地方。平常一出入，對衛兵的答禮總不為禮遇，或點頭，而且物物而過。今天沒有這樣的麻煩了，男的一組十幾個人，不期然地品排着坐在這階沿上，面臨着公路聊天。

談談國內，也談談國際；談談身外，也談談切己。

國內究竟是在進步的，民主兩個字至少可以不犯禁了。

國際必然趨向團結，即使有人主張孤立或分裂，但事實上不管你願意不願意非趨向團結不可。是人民的意志在主宰，形成爲歷史的規律。

日本在今天雖然策動和平攻勢，重臣財閥派尤且衷心願和，條件卻不容易講。日本內部有矛盾，盟國內部也有矛盾。甲國能滿足的條件，乙國不見得能滿足。一國之中甲派能滿足的，乙派不見得能滿足。待條件還未講好，有大的力量參入，情狀便立即改變。

蘇聯的參戰是必然的，只是時間的問題。日本的和平攻勢也正是促滿蘇聯參戰的一個重要的因數。蘇聯不能讓一位好戰的選手發留下來，在十年或不足十年之後，在遠東，蘇來和他作第三次的世界大戰。

「寒翁失馬，安知非福，」大家目前雖然閒暇，有爲的日子還在後頭。

都在滲錯着談，談得無拘無束。

我自己痛罵了四川歷史上的幾位大文人，司馬相如，楊雄，三蘇父子。他們專四做帝王的花瓶，而三蘇父子尤其是反對王安石新政的死黨，可謂胡塗透頂。

胡風不知幾時回到了他的私寓裏去，同着太太一道來了。黃色短褲，潔白短袖

綽髻，好像洗過一次澡，精神煥發地，一身發着新鮮的微笑。

坐在階沿上的人都沒有起身來，這種不必要的寒暄，大家都以融洽的無拘束來表示歡迎。

我向太太笑了一下，她穿過我們的排排坐，想走進門去參加院子裏面的女兵組，胡鳳却來參加了我們的排排坐。

正當胡鳳夫人將要走進朝門的時候，我的夫人從裏面出來了，看見我們品排的坐着，她笑了，而且很爽朗的說出：

——真是『無官一身輕』呵！平時誰也不會坐階沿坎，今天大家都在這兒坐着。

也有人說明：平時有衛兵站崗，當然不好在這兒坐了。這話微微有些抗議的性質，是說平常也很平民化，並不是因為丟掉了『官』才平民化起來了的。

我忽然說起，我也曾說過這樣的話：『有官本不重，無官身更輕』。

盧鴻基也來了，坐着滑竿，我們這次却大家都起來讓了路，讓滑竿一直抬進院子裏去。

鴻基並不是一個人來，他是隨帶着和我們作朋友的死敵。他的肺病發作已經三年了，一直睡在鄉下靜養——其實靜或有之，養其說不上的。他的臉色慘白，有點浮腫。隨在他身後的這敵人在猶笑：樞臬裁撤了，看你這個仔庸朝那裏走？

五 離合歡悲

從大禮堂暫時把兩位衛兵老爺請了出去，記下了四張席面，坐得滿滿的。

廚房大司務老金的手腕真不錯，今天席面做得特別可口而又豐富。他是成都人五十多歲了，以前夾會的時候本不識字，做了四年多大司務公然能寫龍讀了。他是住會的，當我每年在鄉下住的時候差不多每天黃昏時候都看見他在大禮堂門前的天井裏讀「新華日報」。少委會雖然解散了，清理室還有幾個人留着，他便不肯離

開。

已經遣散了勤務兵，凡是在附近居住的人都跑來幫忙。我後悔在初開縣鄉下朋友的時候，沒有預多備一兩席。各家的小朋友們都沒有可能來，也是一件憾事，不然的話，不是還可以聽聽他們唱七七幼稚園歌和其它的兒歌嗎？

大家都吃得很高興，有酒，也划了拳，和往日一有紀念舞合時的情形似乎並沒有兩樣，但似乎也有兩樣。

飯用過後，多數的朋友都集中到我們的牛房裏閑談。那本是外院北墻下的一座原有堆棧，坐北向南的土墻長修房。我們把它隔成了三間，開了些窗眼，覺得也還適意。每年暑間我們都是回到這兒來住的，住到寒季的時候又搬進城去。因此所有一切動用的家具都還保存着的，但今年是不是下鄉來住，却在考慮。

院子很大，做研究院倒很適宜。可惜離城太遠，交通不方便，而且太孤單了。研究院有希望麼？

很難說。要想找有財力的人資助文化事業，中國似乎還沒。現代化到那步田地。即使有也不能不有所顧慮的。國際間呢？顧慮恐怕還是一樣的多。左有左的顧慮，右有右的顧慮。

鹿地研究室的山川君來了。中午的聚餐本來是邀約了他們的，也因着顧慮，沒有出席。我走出房門外迎接着他，他不願久留，只站在院子裏談了一會。

他不久要同鹿地一道到昆明，是受了美軍的邀請。但阻礙卻很多。研究室附近，近來白天有異人換班巡邏，甚至連夜裏也有。

研究室相距不上半里路，在公路的那一邊，靠近金剛坡的山麓，是我在三廳時代建立的，其後事實上隸屬文委會，文委會裁併了，管理情報工作的二廳在繼續照管。

白花狗走來親近，它親近的是山川，不是我。它是由研究室裏要來的孤兒。它的母親在去年夏天早就被那兒的衛兵打去吃了的。

往年我只感覺着居鄉有打狗棍的必要，今年我感覺着居鄉有狗的必要了。

朋友們知道我有午睡的習慣，在中堂和西首書房裏的人都準備告別了。盧鴻基一人坐在東邊的睡房裏一座藤沙發椅上。我坐在床沿上陪着他。他從西裝的內衣包裏取出了一張像片出來，是我五十歲分送大家的紀念品。他要我在像片上簽上他的名字，我簽了，他頗覺吃力地，扶着杖，站了起來；眼睛裏的笑發着冷光。似乎想說什麼話，但終竟沒有說出什麼話。

朋友們照拂着他上了滑杆走了。

六 夜來雨風

本來打算當天就回城的，因為乃超的行李收拾費時，改在明天的清早。

俠公在我們午睡的時候，搭公路車回山洞去了。在他自然是不便久留，女用人走了，家裏有三個小孩，而他又是好爸爸。

我們收拾了一下行李，作的車去雙關橋步路，與車下往來住。因為大的一
個孩子進小學，也要到七月間才能來，東西帶着不能不預備一點。假使不來，
那就每日自有交通工具的時候方便運走。

黃昏時分，我同立羣，還有其他的朋友，一道到盤家橋去散步。兩位司機同志
在院外圍圍着車。房主人的黃老太爺就在院墻腳下的田坎上督耕，那田本來是我
們租用的。本還了他，他三男耕，大約是想插秧子。

——你們的舖子都已經面舖好了。同行的前任副官盧鴻謀向司機同志說。
——不，我們要在車上睡。

——把車門鎖上不就好了嗎？立羣插說着。

——不行的，怕被偷掉一個也就不得了。

——從前在金沙大校的時候，我說：周副部長的車子便被人偷過一次，後來到
了桂林才找着。門就鎖着，內行是有辦法打開的。

轉西走，在成渝公路上走不上三百步光景便是賴家橋，一道石橋跨在一道小河上，這兒是一個車站，另外有兩三家店舖，賣些食雜貨的。立羣在一家店子裏面賣了點糖菜和茶葉。

天黑下來了，鄉下沒有電燈，森森然好像回到了原始時代。

走回院子的時候，司機同志正從院裏把鋪陳抱了出來。

幫耕的黃老太爺還在那兒幫耕。水牛和疲倦得不耐煩了，耕到墘腳的石坎邊不肯轉身，黃老太爺就在石坎上幫忙拉着牛鼻索，死命地在那兒拖。

立羣有點不大舒服，她先去睡了，我在書房裏，在魚燈光下，展着斯大林的『列甯主義問題』讀。

我讀完了『關於列甯主義底基礎』，又讀完了『關於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夜靜得很寂，心裏也很空寂，但心裏覺得我是一個人。

壁上掛着的一幅斯大林的像片俯視着我，我已經疲倦也沒有睡意。

夜半過後突然刮起了大風，又乍飄着兩粒，立時就停了。我聽得這風聲，心裏想：兩位司機同志。我想出去看看他們。

——怕朝門闖了，他們在車上會淋雨的。

——門不會闖的吧，怕狗咬你呢！

我實在也有點怕狗，把中堂門開了一下，外邊真漆黑。雨且啊，爽雨並不大，大約不久便會住的。風倒相當猛，把魚燭吹滅了。

七 新的果實

二十號的清早醒來，已經五點過鐘。雨却下得很大。

——糟糕！司機同志們不曉得怎麼樣了？

我披衣，穿着雨跑出去，朝門裏然是關着的。

——糟糕！

我趕快去打開朝門。兩位同志就在屋簷下礙難容一人睡下去的乾地上面打着地鋪。看情形他們是靠着門坐了一個半夜。

我說了千萬聲對不住，請他們進來。天已經亮了，卡車也用不着看守，便把他們請到內院的休息處去，請他們再休息。

雨不斷地下着，似乎有綿下去的樣子。我們有點後悔，曉得是昨天趕着回城去就好了。我和立羣商量，想搭公路車回去，立羣也有這樣的意思，因為四個小孩子留在城裏，實在也放心不下。

算好，雨下到九點鐘左右也就開始住了。行李陸續搬運上車，最後替挾公運了一些煤。連人帶行李把卡車堆積成一座山了。

我們要上車的時候，立羣邀我同上火牛山去。路很淋漓，山上的花木已經呈出荒蕪的現象。銀杏亭已傾斜，帶皮松木所綴成的柵欄已經零落。銀杏亭三個字還在，署的日期是『甲申六月』。這是幾去年下鄉時寫的。那時，亭才完成，山也才

從壇堆中開闢出來不久。因為我愛銀杏，因為我愛北平，所以我就借它作爲了亭名與山名。還不及一年便呈出了這樣凋零的現象。

各色的花帶着雨濺寂寞地開着，大都是經過了攀折的殘餘，而被人委棄着的。立羣主張折些同城去插花瓶，我感覺着有點不忍。

——要照照一聲秦奉春才行吧？

回頭照照他好了，丟在這兒，結果還是被人丟去。

折了一些柳穿魚，金貝介，美人蕉，和一些常見而我不知名的黃花。

一株矮矮的花石榴，高不及兩尺，儘量在一莖枝條上開着一朵雙瓣而鮮紅，還有幾顆苦蕾。看來一定是今年才開的開花的。它引動了我。我想折下來，但又躊躇了。枝子有點垂，我起初還以爲受了雨，花朵重的原故。待我低下頭去細看時，它才是早就折斷了的。我便下了決心，索性把它折了下來。

立羣還在花園裏跑了一陣後，又拿了一盆紅芍藥，是他在作伴買來的。

家社是文委會的辦事處。……種菜，也從一些荒山下開了許多地。……

立羣說：買回去可以稿勞用人。另外我已經買了好些豬肉，可以讓他們大打一次牙祭。

走回卡車的時候，秦奉春也在那兒遊行。我拿着花向他打招呼：奉春，我們折回去插花瓶。

好的。已經沒有剩下什麼好花了。都被人偷了去。文委會被解散的消息一傳出，菜也被人偷，花也被人折。開始是折，後來索性連根和土的搬走了。

奉春說着這話時的表情和聲調，不是憤激而是憂鬱。水牛山公園是他一手一足經營出來的，連水牛山和銀杏亭兩個匾額都是他刻的字。他是美術家，做事很精細，因而也幹得……

音譯。他費了一年多，將近兩年的經營，結果遭了該瞞。這心情，我能夠了解，不會是尋常的。

——是些什麼人來偷的？立羣問得相當憤慨。

——還不是附近埤關裏的人，毫無辦法。奉春仍然以迂徐的調子熏鬱着。

卡車快要開了，我再進院子裏去繞了一趟，看忘記了什麼東西。中庭裏好些被夜的狂風吹折下來的銀杏柶枝。我懷着惜別的意思拾起了一枝來，也想拿回城去花瓶中供養。有一個青青的果實，沒有想出還在枝頭。

波

(九之五文若沫郭)

中華 民國 三十四年 九月初 版	新 正				印 翻 許 不 ★ 有 所		版
	昆 明 華 山 西 路	貴 陽 中 華 南 路	西 安 南 院 門 大 東 書 局	成 都 南 門 外 一 號	重 慶 林 森 一 號	分 發 行 電 掛 六 三 八 〇 號	出 版 者 重 慶 臨 江 厚 益 出 版 社

•(1-2000)

聯(2731)葦(1024)

封底